
从新闻业到传道人 我的属灵生命之旅

周金海

Published by Golden Morning Publishing

Winchester, Virginia

Copyright 2018 by Jack K. Chow

序

帕特里克·亨利在最后的遗愿中写到：“这是我能留给最亲爱的家人全部的遗产——主耶稣基督——这份遗产可以让他们真正地富裕。”同样，周金海也为他的家人留下了最重要的产业，通过他写的书，也让我们“站在他的肩膀上”，获得如此重要的产业。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他的生命以及他家人生命中的掌权和引领，他留在纸张上的这份永恒的产业，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正因为他个人无法留下更多的物质财产给他或他妻子的后代，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主在他的属灵生命中留下了宝贵的印记已经超过了一切实际的财产，就像《诗篇》里的大卫为他的后裔留下的财产一样。

他也是要写给他家族未出生的后代。（参诗 48：13， 102：18， 78：3-7）同时，他通过揭示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帮助我们寻求主，与主建立更深、更亲密的关系。他敬畏主赋予他的职责，近些年，在全球各地有过许多的讲道，他也发现特别是在亚洲，有成千上万饥渴的灵需要和渴慕“等候神”。

近十几年，许多中文读者已从周金海牧师/新闻工作者的中文属灵书籍中受益颇多，但英文读者却错过了参与这场盛宴的机会。借着这本书，我们可以知道：神给他的旨意，来自神的信息以及他生命中见证神的经历。一起加入吧，他可以邀请你进入“等候室”，

让圣灵亲自引领你，聆听来自神 “静静、细微的话语”。

如果我可以选一节圣经中的话来表达我通过这本书相信周牧师生命的见证，那就是：“主耶和华啊，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神啊，自我年幼，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诗 71：5，6，17，18）

Leona Choy

Author and Editorial Director

Golden Morning Publishing

题词

献给我最爱的主耶稣基督，因祂给了我长阔高深的爱和恩赐。

献给我亲爱的妻子南希，因她对我无条件的爱与忠诚。

献给我亲爱的七个孩子以及他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

献给所有寻求认识神，天父、父之子耶稣基督以及圣灵的人。

献给认识全能神，有祂永恒丰盛恩典的人，现在和永远都享有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主，我亲爱的天父，因他在我是个孤儿时对我无限的恩赐。自从我成为基督徒，特别是经历经上所说的“圣灵的洗礼”我的生命改变后，我无法完全地表达对主的感恩。所以，我想用英语，也就是我的第二语言，不仅可以通过说，也可以通过写，来感谢祂带给我属灵的开启、祂的恩膏、还有来自祂得胜的话语，分享我属灵生命的旅程。

我最初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自神的信息和收获”留给我们的后代，像神的仆人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不要忘记神吩咐以色列人的，不要忘记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且要“教给你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当我开始写作时，主就带我回想起很多童年发生的事情，特别是祂曾为我和我家人所做的奇妙的事。

另外，我写这本书要真心感谢南希，陪我 65 年的亲爱的妻子。她已成为我们家的支柱，我最好的朋友，在我们教会（即 JMI，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我们的网址：jmiinnerlife.org）里最亲近的伙伴。她是一个很少说话但频繁祷告的女人，她的祷告贯穿了我这本书的写作，祷告是她养育我们七个孩子的力量、耐心和毅力的秘诀，最后他们全都以某种方式获得了成功。我感谢她无私的牺牲，因为她的奉献，更多地带给我们成年的子女以及现在孙辈们成功和幸福。

我还要感谢我们的孩子和孙辈们，感谢他们在建筑、法律、卫生、高科技、教育和商业等各个专业领域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我衷心感谢纽约布兰特湖清教会的保罗·芒辛格花费了大量时间阅读和审阅整篇手稿，并对英语语言进行了更改和修正。甚至他在休假期间还在写手稿，表明了他对主耶稣基督和弟兄们的爱。

特别感谢 JMI 联合牧师玛莎·韦尔登，她在反复阅读这份冗长的手稿时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和细心付出，确保了本书的英语语法正确，表达清晰及连贯，以及感谢她对这本书项目协调的工作。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要特别感谢 Leona Choy, Golden Morning 出版社的编辑总监和出版商，也是我的朋友，一位著名的作家，她在此书最后编辑和出版方面给予了宝贵的帮助。如果没有她的帮助，这本书就不能得到及时、完美的出版。她已经创作及协同创作了 40 多本书。在她 93 岁时，她除了指导有抱负的年轻作家外，仍然坚持写作。

她的儿子，理查德·蔡负责这本书的排版和制作，为能赶上计划中的家庭团聚，庆祝南希 90 岁生日，感谢他为加快整个出版的过程所作的努力。

前言

这本书是我属灵生命之旅，包括了给我 “面包和黄油” 的职业以及我服侍主的故事。我不得不解释我为什么要放弃自己蓬勃发展的新闻工作而选择无偿的宣教。对我而言，这就像将新闻从世间报道给天堂，从经常向我的目标读者群汇报坏消息转而总是将福音的好消息传给所有人。

我的旅途完全是在主、天父的引导下进行的，祂差祂的儿子耶稣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与我同在），借着住在我心里的圣灵，寻求神的爱，显现给世人。

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我的七个成年的孩子和 17 个孙辈们提供一些周氏家族的历史。我想让他们知道我来自哪里，是什么造就了我，我们的家庭经历了什么，以及我们如何经历主的恩典和荣耀。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和我亲爱的妻子，自从 65 年前结婚以来，尽管生活中遇到不可避免的各种挑战，但我们都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想留下一个记录，记录下自从我们的孩子离开家去上大学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许多事情，可以引导他们的生活。

随着我写作的进行，我意识到这不仅是我自己的人生故事；它也描述了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成功和幸福的秘诀，这或许对一般读者，特别是基督徒更为感兴趣。

虽然我已经用我的母语汉语写过和出版过很多书，但这本只是我用英语写的第二本书。因为英语已成为我们大多数孩子和孙辈们

的母语，他们要么是在美国长大的，要么在美国出生和接受教育。当然，这本书可供所有其他感兴趣的英语读者阅读。

我想分享下我的经历：作为一个在 11 岁突然被剥夺了正规教育，几乎被他的单亲父亲抛弃的男孩，我挣扎地谋生，同时追求自我教育，我如何最终在之后的人生中成为一名成功的记者以及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牧师。

我想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以及幸福的秘诀，还有如何过基督徒生活的可行方法传承下去。这是我的基督信仰，是经过考验和被验证是信实的，彻底地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真正快乐和满足的人。

为了让虔诚的基督徒和周日去做礼拜的基督徒受益，我觉得有责任分享一些与圣经相关的真理，这些真理是我在深入研究圣经和真实的属灵生命成长以及参与服侍或委身教会的经历中发现的。

多年来，我注意到，许多虔诚的基督徒，由于没有得到健全的、全面的圣经教导，在他们与神的个人关系中，属灵的生命没有成长，没有与神同在，我希望这本书在这方面对他们有所帮助。

作为我个人成长轨迹的一部分，神允许我可以深入参与两种类型的教会——一个是福音教会；另一个是灵恩教会，在那里我看到了两个极端的和过度的结果，源于过度强调或偏离了一些圣经的真理。所以说，缺乏全备的圣经教导将会导致教会无尽的分裂。

因此，严格意义上基督徒参加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基于圣经和圣灵充满的教会是重要和必须的，这样才能在主耶稣基督的爱和

服侍中得到属灵生命的成长。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我起名为 “我眼中的美国”，它是我五十年来观察美国的总结，也是我个人在美国，同时从一个职业新闻从业者以及耶稣基督福音牧师的角度，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环境的个人看法。

我们当中那些知道今天美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可能很容易认识到，无论政客们如何努力，媒体专家们如何分析提供替代方案用于解决美国持续的道德滑坡、社会暴力、政治分歧的问题，但似乎仍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我真心赞同美国的开国元勋在几个世纪前曾警示说：“没有以神和圣经作为道德行为的标准，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有序和有爱的社会。” 乔治·华盛顿是第一个通过强调指出“没有神和圣经，就不能正确地统治世界（或国家）”来警告执政当局的人。

美国宪法现存的政府管理体系主要是由基督教信仰的人们为信基督教的人所制定的，它不会对所谓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混合文化起作用。

因此，我得出结论，美国未来光明的唯一希望就是回到那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强大的国家的圣经的神那里。

周金海

德克萨斯 达拉斯 2018

目录

序	ii
题词.....	iv
致谢.....	v
第一章 童年.....	1
第二章 教育.....	3
我是怎样开始学英语的?	4
英语怎样改变了我的生活?	6
圣经是自我教育的途径.....	7
第三章 转变.....	9
第四章 职业.....	15
第一次祷告	15
神迹不断.....	17
第一次去美国.....	18
第一届亚洲新闻发布会	19
时光继续前行	19
重要的新闻报道	20
职业履历.....	23
第五章 婚姻和家庭.....	25
我们的追求期.....	26
我们的婚礼	27

我们的家庭	28
我们的祖宗——我这边	30
南希那边	31
第六章 神的第一次呼召	34
住在里面的基督	34
神的第一次呼召	35
祷告确认	36
放弃一切跟随耶稣	37
学习祷告和禁食	38
“公审”	39
发现极端	40
学到的功课	41
第 7 章 遵行神的旨意	43
如何知道神的旨意	44
神在凡事上都有祂的美意	44
神圣的保护	46
神圣的供应	47
第八章 事工与市场	50
寻求神的带领	50
主的话	51
不照我的意思，而是照祢的意思	53
第 9 章 神的计划	55

教导.....	56
生活中的挑战.....	57
奇迹开始发生.....	57
万事无相效力为让我们得益处	58
良善的神只会赐下美好的事物	59
被神圣的珍宝装饰.....	60
神的爱里没有惧怕.....	61
等候神的秘诀.....	61
第 10 章 被神带领去美国.....	64
第一次宣教事工	65
那声音仍然很小	66
新工作，新挑战	66
孩子走丢和找回	67
从台湾到美国.....	68
神鼓励的话语.....	Error! Bookmark not defined.
适应美国生活方式.....	72
家庭敬拜.....	73
第 11 章 在美国的第一次严峻考验.....	74
无伪之信.....	79
第 12 章 一次相遇改变了我的生命.....	80
一个新的里程碑	81
现代的劳伦斯弟兄.....	82

最难忘的经历.....	83
新的关系.....	84
耶和華以勒（神是供应者）	86
第 13 章 最后世俗的工作.....	88
返回马里兰	88
神的供应.....	89
第 14 章 从新闻记者到牧师	94
新的功课.....	98
焦点错了.....	99
教会开始成长.....	100
全职服侍.....	103
神再次呼召	104
过渡.....	105
回顾.....	108
一个成长过程.....	112
深入的圣经学习	115
从新闻工作者到教会牧师	116
更高的呼召	118
神的葡萄园里没有退休.....	122
第 16 章 我眼中的美国	125
政教分离.....	125
五月花契约	126

圣经的影响	127
圣经年	129
圣经在教育界.....	130
华盛顿的基督教遗产	132
今天的美国	133
美国怎么了?	137
美国的希望	139

第一章 童年

我出生在南京（中华民国以前的首都），按中国农历算，是 1931 年（羊年） 8 月 17 日。

我是唯一一个出生在贫困家庭的独生子，我母亲在她二十岁那年去世，当时我三岁，没有人告诉我她死亡的原因。我父亲当时在部队服役，所以我祖母一直照顾我直到我到了上学年龄，她就让我和第一次见面的父亲住在一起。我父亲和一个女人住一起，在我看来，她的背景令人怀疑，但我不得不称她为继母，她确实对我很好，我特别喜欢她的厨艺。

我父亲从部队退役回来后，他开始在当地一家旅馆当邮差，薪水微薄。我们住在一家豪华酒店后面的一条破旧的街区，这两个地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一家三口共住在一间破旧的单间里，做饭、吃饭、睡觉都在这间房里，但我们没有抱怨那样的生活条件，而是满足于餐桌上的食物以及还有一处庇护所，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

我在童年时，或多或少觉得自己是个孤儿，回忆中没有什么快乐的时光。因为我母亲很年轻就去世了，我永远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唯一能记得的是她穿着结婚礼服的一张照片。但照片上新郎的一半缺失了。没人告诉我为什么我母亲死了，还有她和我父亲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一个谜。我没有我父亲的任何照片，只记得他

是一个和蔼，瘦高的中年人，脸色红润，每天在旅馆和邮局之间来回踩着自行车。自 1984 年中国内战我们分离后，我再没见过他。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我在台湾有过奇怪的经历，我半夜醒来，有种奇怪的感觉，当年我为了逃离共产党的统治逃到台湾时，他留在了南京。多年来我们没有任何交流的方式。自那次奇怪的感觉后不久，我从一个香港朋友那里得知我父亲去世的消息，但没有任何细节。

作为一个男孩，我也经历了日本侵略中国可怕的日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日本军队在 1937 年侵华后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暴行，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杀害了数万中国平民百姓，包括妇女和儿童。

我清楚地记得，看到武装的日本士兵拿着装有刺刀的步枪，挨家挨户地寻找年轻的中国妇女。我看到那些匆忙逃跑的女人在被日本士兵追赶时拼命躲藏，当她们被抓获时，就被拖进附近的房子被强奸。许多人被杀了，包括一些已经怀孕的。

这些可怕的童年记忆无法抹去。时至今日，战后日本当局一直拒绝承认其占领军在中国犯下的南京大屠杀，估计日本将这部分中日战争排除在他们的历史教科书之外。

第二章 教育

我基本上是个自学成才的人。我的学校教育很匮乏，包括小学五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系一年的函授课程，以及在纽约锡拉丘兹大学学了一学期的广播新闻，这也是 1955 年美国国务院信息局发起的为期 8 个月的技术培训计划的一部分，这个培训计划也让我有机会在美国旅行，亲自体验了美国电视广播网如何经营他们的新闻业务。我有幸通过短期培训班的形式将旅行中获得的技术知识和技能分享给台湾的英语新闻机构。

1995 年我在美国学习的一个亮点是和一位美国当时很著名的广播制作人爱德华 R·莫罗会面，他所负责的“在我看来”CBS 电视节目是当时美国最受关注的采访节目之一，我很荣幸能看到他制作这个节目，并和他讨论美国新闻业的一些基本原则，我在纽约办公室与这位备受尊崇的美国制作人的交谈，对我的新闻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简而言之，我的大部分教育/知识源于两个：圣经和这 80 年的真实生活经历。自从我 17 岁成为基督徒以来，《圣经》一直是我的伙伴或老师，它教会了我很多关于生命的意义、神的知识，以及我们与宇宙创造者和人类的关系。在基督徒的生活中运用圣经的原则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丈夫、父亲、记者、传道人和祖父。

为何我很早辍学

因为我父亲负担不起我的学费，我不得不很早辍学，我勉强完

成了五年级学业，那时他把我拉出来，让我工作来养活自己。所以，在我十一岁时，我就自己自足——“要么淹死，要么学会游泳。”

我因为不能上学感到很难过，当我想到其他的男孩和女孩能够上学，而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时，我经常哭。尽管如此，我决定学习，靠自己学习，所以我努力工作，努力学习。

我在我父亲工作的那家旅馆当服务员，我带了书读，还带了练习书法的练习册。我希望像任何中国学者那样用毛笔写出优美的汉字。我利用我所有业余时间像书虫一样学习，如果我留在学校，我可能不会那么努力了。

随着岁月流逝，我坚持自学的习惯。然后，就是中国与日本的战争以胜利告终，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了两枚原子弹，最终日本在1945年投降，美国是中国在战争中的主要盟友。随着美国第一个军事咨询团在中国的成立，大量美国军事人员涌入中国首都，他们需要住宿。我工作的旅馆被中国政府征用，以供美国军队居住。我可以利用做侍者的机会学习英语口语和写作。同样的，如果我在上学，我就没有这样理想的机会来学习语言，这后来成为我事业和未来的重要资产。

我是怎样开始学英语的？

住在旅社的美国人当中有一名叫 John Roderick 的老记者，他在中国为美联社报道中日战争，后来，他成为 1979 年“乒乓外交”期间第一位获准进入中国的美国记者。虽然他是一个陌生人，但他

对我很感兴趣，把我当成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主动提出要免费教我英语。John Roderick 还给我起了一个英文名，Jack，这个也是他的绰号。通常，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样的第一个名字，除非他们使用英文名字。传统上，中国人的姓是他们的 Last/或者姓氏。

John Roderick 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英语老师。他每周花几个小时教我用正确的美式英语读写。作为一名资深记者，他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作家，他和我一起工作了三个月，直到我能用英语说出英语单词和短语，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英语时会有英语口语的原因，这也是我在中国“捡到的宝贝”。

然而，和一个美国老师学英语激起了我对美国文化和历史的兴趣。当我在美国工作和生活时，我注意到他们非常尊重个人自由和作为人的尊严。普通美国人在社交礼仪方面似乎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的彬彬有礼与中国人提倡的尊敬老人是不同的。

我留意到，比如，当美国人突然撞到某个人时，或者当他们必须打断别人谈话时，他们通常会说，“打扰一下”或者“对不起”。总的来说，美国驾车者礼让行人，他们几乎总是停下来给行人让路。

另外一个例子是，当他们站在队列中时，通常没有人试图插到队的前面，他们将以有序的方式排队等候。我也注意到当人不得不打喷嚏或者咳嗽时，他们会用手绢捂住嘴巴。我从来没有见过美国人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或者在打电话时大喊大叫。

英语怎样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开始喜欢美国人和美国，我想更多了解美国的文化和历史。不知为什么，我对英语产生了很强烈的兴趣和爱好，以至于我日夜学习英语，实际上就是吃饭和睡觉都和英语在一起。我拼命地学习英语，所以我不得不一次次更换我的英汉词典，我试图吸收我能吸收的每一个词和短语。在两年的时间里，我学会了流利地说英语，并且能像训练有素的秘书一样快速用英文打字机打字。

1947年，当我16岁时，我在美国驻华军事咨询团找到了我第一份带薪水的工作。刚开始是一名打字员，后来是做翻译。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一个向上的职业阶梯，我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收到更好的工作机会。我的英语知识似乎为更美好的未来铺平了道路，特别是战后的中国，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私营部门，都对有英语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有着巨大的需求。

我掌握了英语，它很值，因此成为我主要的经济收入方式，不仅为了养活自己，而且最终靠英语来养家糊口。可以说，如果没有英语的知识和技能，我就不会在新闻界取得成功，也不会被派到美国，在那里我对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最终，我成为了美国公民。

此外，我还接触了英语语言的文学作品，这些扩展了我对美国 and 整个世界的了解。借着我的英语知识，我在新闻领域获得了先进的技术知识和技能，然后将此传授给台湾有前途的年轻中国记者。很高兴看到一些我曾培训过的有发展潜力，有前途的记者，最终被

中国政府新闻办公室和私立新闻机构录用。

因为有足够多的英语知识，我在美国的生活享有很多好处，特别是作为新闻记者，我能够报道总统新闻发布会和白宫见报；还能采访国会领导人以及其他政府官员；我接触过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和各种英文出版物；并且能够直接获得许多新闻和信息，而不必等到有中文翻译。

另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我能用中英文并排阅读圣经，比较中文和英文译本的不同版本，从而帮助我更加全面地理解圣经的原意。我也感到荣幸，只有在读英文时能读到关于圣灵和虔诚的精意，这帮助我与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双语不仅给我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也给我的新闻报道和随后的基督教事工，给中文和英文的教会团体带来了很多好处。总之，英语带给我，也希望给其他人带来更多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生活。

圣经是自我教育的途径

自从被剥夺了正规的教育机会，我一直依赖圣经作为自我教育和自我提高的主要途径，特别是在我追求更高的知识、全能的神的过程中，圣经真正塑造了我的性格，塑造了一个看起来像学者的人。

自从我成为基督徒以来，在过去 50 多年里，我一次又一次地阅读和研究圣经，我已经开始珍视圣经，将它作为灵感的源泉和智慧知识的无穷财富的金矿。我发现这本不可思议的书是对当今世界各地的人类问题和灾难的答案。

因为圣经被认为是神启示的话语，它被奇迹般地保存了千百年，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畅销和最广泛阅读的书，部分或全部被翻译成 2530 种不同的语言。

总之，我的自我教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圣经和工作经验。后者包括 30 多年的新闻工作、20 多年的牧师工作和另外 25 年关于基督教事工相关的全球各地的讲道，我将我个人的努力所取得的所有成就归于我的神——主耶稣基督！

在叙述自我教育的好处时，我从未想过将英语作为我的第二语言来学习，对我的生活，几乎所有方面产生了这样的影响。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年轻的早期，我对英语所怀有的热情一定来自于一个更高的源头，而且它是有缘由的。我怎能不相信那全能的神，就是我们慈爱的天父，祂早在我出生前，就已经计划好了我的一生，并且为了荣耀祂而成就的呢？

这使我相信，我们的神不仅为我的生命，而且为每一个从圣灵重生的儿女的生命，都有一个计划，正如祂在祂的话语中说的那样：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 29：11）。

第三章 转变

我在 1948 年受洗成为基督徒，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不寻常的宗教经历，而是因一个基督徒朋友徐云逵见证的。在我工作时，他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邀请我去听他的讲道，我不知道他是个传道士，那时我第一次去教会听耶稣基督的名字，在那之前，我只听过我祖母的如来佛祖，或是我的一些穆斯林亲戚的穆罕默德。

从那以后，每逢周日早上，无论晴雨，他都会到我的公寓来，等我起床，然后带我去教会，徐是那种很难让你拒绝的人，他总是和善友好，他的耐心和毅力肯定对我产生了影响。所以，我和他一起去教会大约六个月，我喜欢我听到的讲道，有一天，教会宣布要举行洗礼仪式，希望受洗的人报名，和教会长老会面。会面时，我被问到一些简单的问题：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祂因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接受祂作为你的救主，你的罪就会被原谅；当你死的时候，你会上天堂？我对每一个问题都回答了“是”，我受洗成为教会的新成员。虽然我对基督教不太了解，但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是我一生中发生过的最好的事情。

在我受洗后，我继续像热心的基督徒一样生活：我定期参加教会的礼拜仪式；每天祷告、读经；我把我的时间和金钱奉献给教会；我参加圣经培训班和传教活动；我尽所能服侍主，包括带领敬拜、带领一个小组、做家庭或医院的探访、我甚至清洁厕所（那时卫生

条件还很落后)。

通过做所有这些事情，我认为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只是表现出像一个真正的有宗教信仰和精神的人。但后来我发现，我甚至没有重生。因为在我的行为中没有任何新生命的迹象，我仍然是一个老我——以自我为中心，傲慢自大，脾气暴躁，我和我的同事相处不好；在教会里，我假装很善良和属灵，但在家里，我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经常让我的妻子和孩子很艰难。我羡慕其他的基督徒，他们是如此的善良和快乐，但我的内心既没有平静也没有快乐。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多年，以至于我都厌倦了想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

渐渐地，我意识到我的基督徒生活缺少了一些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向教会的牧师寻求答案，但没有人可以帮助我。我变得非常绝望，以至于有一天下班我直接向神寻求答案，想知道自己哪里失败了，我需要知道我的信仰中缺失了什么。

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祷告，寻求圣灵开启的答案，但是似乎神离我很远。一天结束时，我已经准备放弃了，我对神说：“神啊，如果你今天不给我回应，我就不再是基督徒了。”然后，突然，我脑海中浮现出这句熟悉的经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 2：20）。当时，我不理解一个信徒“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说“我不再活着，但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意味着什么。我以为使徒保罗只是在谈他家乡基督

徒的经历。虽然我已经去过教会很多年，但我从未有过“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经历。如果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那它就是一种与复活的基督之间的个人关系。

所以我继续寻找真正的东西，正如耶稣应许的那样：“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太 7：7-8）。我只是坚持祈求和叩门，我花了七年时间才找到真相——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和以前的自己再也不是同一个人了！

1962 年，我在香港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所以我们从台湾搬家。我们开始听到关于教会的故事，据说“神迹”几乎每天在发生。我们了解到，那个开创教会的女人曾经是一位很受欢迎的电影演员，有着非凡的信主的经历，她被圣灵充满，被神大大地使用。

我和妻子南希（见第五章 恋爱和婚姻）因为越来越好奇，直到有一天我们决定去教会亲自看看怎么回事。那天晚上，这位女演员出身的福音传道者正在宣扬所谓的“圣灵的洗礼”，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我们自己教会听到的一个话题，在我们教会，妇女是不允许在教会说话的，代表顺服，妇女只被允许向妇女传教。

以前有个讲粤语的女演员梅绮（影视界被称为梅绮）宣讲了关于“圣灵洗礼”必要性的强有力的布道。直到那时，我所知道的只有“水洗礼”，福音派信徒通常用水或洒水进行洗礼，但我们没有受过任何“圣灵的洗礼”的教导。她在圣灵降临时为前 120 名信徒做了圣灵的洗礼，她强调每个基督徒信仰的人除了进行水洗礼，还需

要圣灵的洗礼，正如耶稣在五旬节前吩咐祂的门徒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作我的见证…”（徒 1：5，8）。

当她讲完道，那个身材娇小的女传道士，穿着一件黑色的传统长袍，手里拿着一本圣经，走下讲台，面带笑容径直朝着我们走来，好像她已经认识我们似的。她热情地迎接我和我的妻子，邀请我们留下来吃夜宵，这是广东人的习俗，我开始猜测神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呢。

当我们坐下来开始吃的时候，我被要求作餐前祝谢祷告，我刚开始祷告，就听到我妻子第一次说方言，甚至在我祷告结束前，我发现自己被传道士梅绮和她的同伴们包围着，她们开始齐声祷告，并把手放在我的身上，这样我感到被圣灵充满。她们都相信说方言，正如早期的门徒在五旬节所说的，是被圣灵充满或受洗的迹象，正如圣经上所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徒 2：4）。

他们祷告、祷告再祷告，但我没有讲方言。我并不是拒绝讲方言，因为我知道那是圣经中清楚地记录和教导的。我不接受的事实是，这些女的没有先征得我的同意，把手放在我身上！如前面提到的，我之前的教会“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提前 2：11，12）。当她们不断祷告祈求圣灵充满我时，我不断在脑海中挣扎，想着是否允许女人把手放到男人的身上！

那些女人一直为我祷告了至少半小时，直到我灵里听到了这些话：“…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可进天国。”（太 11：25，18：3）。

我立刻知道这些话语来自神，我开始明白我需要像孩子一样，谦虚、简单。我也知道我的灵在那晚，神为我们做了新的工。我妻子容易接受，很容易就开口说方言，因为她简单像孩子一样。因此我知道我需要变成像孩子一样，才能接受圣灵的洗礼。

当我把心交给神时，刹那间，我突然用另一种语言说话了！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我里面爆炸了！我一直喋喋不休地说话，几乎不受控制地讲了半小时。这样做时，我听到周围人在鼓掌，他们热切地为我祷告，他们似乎都为我接受了圣灵洗礼这件事感到高兴。

对我而言，圣灵洗礼最好的一部分就是当我看到耶稣站在我的面前，不是我肉眼所见，而是我用心灵看到的，在灵里是如此真实——正如我将自己和我的一切都奉献给祂。这对我来说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不需要睁开眼睛看就知道祂是否在那里。祂就站在我的面前！因为耶稣用圣灵为我施洗！正如施洗者约翰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太 3：11）

直到我经历了这次奇妙的洗礼，我才在心里相信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已经从死里复活，我真正经历了耶稣基督确实是活着的！祂不仅活着，而且活在我的心里。然后我开始明白使徒保罗说的“…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 2：20）

那晚发生的事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一切都变了！我的世界观、我的价值体系、我对基督的理解、我与主的关系、我对基督教的想法、我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关系、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这一切都改变了。

第四章 职业

追溯到我最初做基督徒的日子，我第一次认真地祷告是在我急需工作的时候。我当时是在共产党进入上海前坐一艘紧急疏散船离开上海的。我的朋友，李生字，他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当时负责去广州，我可以免费通过，但当我到达目的地后，需要一个人生活。我父亲曾提醒过我“跟着国民党走”，我正好抓住了这次机会逃离了共产党，那也是最后一次我和他通话，不知道我再也不能见到他了。

国共两党发生内战，当我们的船驶出上海时，我听到双方交火的声音，几天之内，上海大都会被共产党掌控。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的船在海上巡航时，我独自一人站在甲板上，当我眺望浩瀚的大海时，天空和海面似乎交汇合一，我想知道我到了目的地时谁会帮助我。因为我没有钱，而且在我即将到达的陌生城市里，我不认识任何人，所以我担心我的未来。

第一次祷告

我恳切地向神祷告：“亲爱的神，如果你帮我在广州找到一份工作，我将终身把你当作我的神，以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作为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祷告，后来我才知道，我简单的祷告，和雅各在旧约中祷告的一样，就是在旷野逃避以扫兄弟的忿怒的时候，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

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神。”（创 28：20-21）。

船停泊在南部港口城市广州后，我立即上岸找工作。有人告诉我，海滩附近有个地方叫沙面，那里有很多外国公司，我打电话给一些需要英语口语、打字员和翻译员的公司，前两天没有人雇佣我，第三天，我在一个叫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JCRR）的半政府组织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一个由美国出资的联合企业，其任务是帮助中国进行农业改革，它的雇员薪资水平比大多数其他公司都好。

我被聘成为一名打字员，两周后，我第一次的发薪日，令我吃惊的是，我得到了七十五美元的中国银币！（战争期间的通货膨胀使当时的中国货币一文不值。）白银美元和美元一样好。当我手里拿着两摞银元走出领工资的办公室时，我激动得忍不住感谢神回应我在船上的祷告！所以，我想神是听到了我的祷告，这种经历无疑增强了我对神的信心，正如我所承诺的，我一直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永远的神。

很快共产党军队进入广州，JCRR 和其它国外政府机构都被下令撤离去台湾，我和其他职员的工作也因此终止。但是，令我惊讶的是，我的老板，一位亲切的美国小姐，JCRR 的负责人，她告诉我说如果我可以获得入境许可，她可以重新聘请我在台湾工作。经她同意，我将她作为我的担保人（这是中国公民进入台湾，必需要求一位担保人），我的入境许可很快就在香港被批准并邮寄给我。当我到达台北松山机场时，我的前任老板派来的 JCRR 高级官员在机场迎

接我，我就马上开始工作！神对我太好了！

神迹不断

如果我能在 JCRR 重新就职算是一个神迹，那也只能是更多神迹的开始。在我迄今为止做过的多份工作中，我认为在台湾 JCRR 工作是带给我最好的经历，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它让我惊讶地遇到了前面提到的南希小姐，她后来成为我的妻子和终身的伴侣。第二，简直是不可能的催化作用，它带给我在新闻行业中新的职业成功。

这个报纸的出版商是南希 Yu Huang（余梦燕），她是一位有进取心的中国新闻记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新闻学学位，她那篇简洁、刚写好的文章急需精通中英文的作家和编辑，我就当兼职新闻作家和编辑，对于我而言，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来实践我从函授课程中学到的知识。

当我在报社工作获取了一些经验时，我想知道自己可否做好一名英语记者或作家。有一天，台湾官方中央通讯社（CAN）贴出他们英语部门需要一名新闻撰稿人或编辑，他们邀请年轻的、有抱负的新闻专业大学生，我决定参加考试只是想看看我和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有什么不同。令我吃惊的是，在众多竞争者中，我名列榜首！对我而言真是另一个奇迹！我为自己一直坚持自学英语以及自己是一个潜在的英语记者感到高兴。

曾虚白先生，一位资深记者，台湾著名政治评论家，是官方通

讯社的负责人，他还是中国广播公司(BCC)的临时CEO。他在BCC需要一个人来管理外语广播，他要求亲自面试我，以确定我是否有资格做BCC那个职位。然而，我还并没有打算放弃我在JCRR待遇好的工作。

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曾先生表达了他对培养新一代记者有很浓厚的兴趣，他曾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研究生院的创始人和院长。最终，正是这位有影响力的记者和教育家说服了我离开JCRR，选择了一份更低报酬的工作，他说，这份工作可以为我的新闻事业提供更好的前景。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那时，我必须养一个逐渐变大的家，但是，我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第一次去美国

惊奇的是，在我加入BCC担任英语部门主管不到6个月的时间，作为两个台湾记者中的一位，我可以参加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特区资助的信息技术培训项目，这是台湾记者梦想得到的难得的机会。

八个月的培训计划也付担了我在美国很多地方的旅行，以及在美国主要广播电视网络网站编辑的实践培训得到的美国广播技术的一些一手资料，包括在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洛杉矶的广播体系网络站，我还在纽约的费城大学大众传播系学习了一个学期，参加了讲座和做广播电视的实验室工作。

带着一些新的知识和从美国各广播网学到的技能，我回国后开始了两个培训项目——一个是做广播记者，另一个是当报纸记者和

作家。教育部部长张志云先生也邀请我于 1956 年在台湾进行了第一次教育电视广播实验，计划将电视作为大众教育的新媒体，但由于资金不足，计划落空。

1961 年台湾第一家电视台开播时，我被推荐为第一个担任节目总监的候选人。然而，由于我对负责新闻台的《中国邮报》的承诺以及出版商“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我离开，最后这个职位由一位同事担任，他也曾在纽约州北部的锡拉丘兹大学接受过培训。

第一届亚洲新闻发布会

在中国邮政任职期间，我作为代表中华民国的两名记者之一，参加了 1962 年在菲律宾举行的第一届亚洲记者会。另一位是来自台湾《中国新闻》英文版的总经理丁伟东。马尼拉会议期间，菲律宾总统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接待了我们。

当我返回台湾经过香港时，意外地发生了一些好事，我拜访了香港的一位资深记者朋友吴佳棠先生，是香港两个主要英文报纸之一的《香港标准》的主编。当时，他正在找人填补他们报社首席记者的职位，令我惊讶的是，他给了我一份让我欣然接受并同意尽快到岗的工作。

时光继续前行

我接受香港的工作也是神的带领，那时我们离开生活了 13 年的台湾。当我回到台北后不久，我立刻辞了中国邮政的工作，立即生

效。当时，香港标准的总经理（澳大利亚人）帮助我能够快速地适应新的工作。

从 1962 年到 1968 年，我们在香港生活了六年，在此期间，除了香港标准，我还有另外四个工作岗位，即美国信息中心在香港的无线电科长、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记者、《今日世界》杂志的记者/作家、香港贸易发展委员会的贸易顾问/作家发展委员会。即使没有我的请求，这些工作一个接一个地提供给我，一个比一个好！这时，我完全相信是神的介入和主无条件的恩惠。

从属灵角度而言，我在香港偶然经历的“受圣灵的洗”对我与神的关系以及后来在美国福音教会服事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要的新闻报道

在我 33 年的新闻生涯中，我所报道的最重要的历史性新闻事件之一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主义中国与前苏联之间的公开意识形态争端和分裂；60 年代初由左派引发的暴乱所导致的英国殖民地香港的社会动荡；中国的 20 世纪 60 年代末混乱的“文化大革命”；1970 年美国第一人登月；1972 年尼克松总统再次当选，同年他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1971 年结束中国在联合国代表问题的年度辩论；1974 年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成为美国第一个辞职的总统，以及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这是在台北与华盛顿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特别是之前的共同防御条约被由美国国会通过并由卡特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台湾关系法》所取代并维持至今。）

我把我在华盛顿/纽约担任台湾《中国时报》记者的工作看作是我新闻事业的一个亮点，当时正值美中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关键时刻，尼克松政府正试图制定一项新的中国政策，根据该政策，华盛顿将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而北京仍然保持其与台北本土政府的现有联系和道德义务。

当时，台湾在联合国对中国代表的问题上面临严重的外交挑战。从专业角度来说，台湾记者被派往华盛顿和纽约激动人心又充满挑战的事情。当时有很多新闻要向台湾报道，当然那时需要经过政府审查。因此在报道设计美国、中国和台湾敏感政治问题时，我只能如履薄冰。在纽约，联合国的外交越来越趋向北京加入世界组织。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台湾在联合国被共产主义中国取代，在政治，外交和经济上都将受到致命打击。为了让台湾人民做好应对可能发生的外交冲击的准备，我希望人们可以从我报道的字里行间阅读到和感觉到将要发生的事情。

记者的特权之一是，你可以见证历史的发生。当时我见证了中华民国（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我永远也忘不了，就在投票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合法代表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对中华民国来说，自 1945 年以来一直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之一，那一天是很悲伤的日子。

在个人层面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曾向神祷告，希望台湾能留在世界组织中。像许多支持台湾的人一样，看到台湾失去在联合

国的代表权，我感到很难过。我想知道神为什么不回应我的祷告。当我寻求主的解释时，他给了我圣经中的一句话：“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赛 42：3）。

在某种程度上，我能够理解圣经的经文，我认为它的意思是，尽管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和国际关系中遭受了损失，但全能神“统治着地球上所有的王国”，祂将为台湾的未来承担责任。

奇怪的是，在中华民国被联合国驱逐后不久，台湾的经济并没有受到打击，而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起飞。台湾的制造业和出口贸易呈指数级增长，因此成为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贸易国之一！台湾与世界上约 120 个国家保持了经济文化关系，但只有少数国家（2012 年为 23 个）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尽管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仍然承认但实际上不接受这种立场——但事实是，自 1949 年内战失败后，中华民国退到台湾岛之后，台湾或其自称的中国共和国一直是一个自由、民主和独立的国家。

从实际出发，台湾及其近海岛屿从未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控制。自 1979 年中美建交以来，这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症结。就美国而言，它更愿意长期和平解决统一问题。在此之前，美国在发生军事冲突时有道义和法律义务来台湾进行防御。

只要《美台关系法》生效，政治现状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作为一个基督教信徒，我将把这种独特的国际形势归因于“神的干预”

或天意。

职业履历

我 7 岁开始工作，在 43 年（1942 年-1985 年）期间一共做过 13 份不同的工作。作为我们家庭记录的一部分，以下是我简单的职业履历：

南京中央饭店贝尔霍普，现更名为南京中央饭店（1942-1947）

克里克打字员，美国驻南京军事咨询小组（1947-1948）

联合国难民救济组织驻上海办事处，文员（1949 年 1 月至 5 月）

中国-美国广东和台北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行政助理（1949-1955 年 6 月）

中国邮政台北分社，新主编和后任总经理（1960-1962）

台湾中央通讯社英文部，文编。（1955 年）

中国台湾广播公司英语节目经历（1955-1962）

香港标准，首席记者/专栏作家 1963-1964）

香港美国广播电台和欧洲自由电台通讯员（1962）

香港美国信息服务电台主任，《世界当代杂志》（1964-1966）特稿撰稿人兼编辑。

香港贸易发展局，贸易顾问/记者（1966-1968）

华盛顿局局长兼联合国台湾《中国时报》记者（1969-1975）

华盛顿特区《华盛顿邮报》新闻编辑（1970 年 1 月至 4 月）

台湾《中国时报》社长（1971-1972）

华盛顿《美国之音》新闻编辑兼广播员（1977-1985）

第五章 婚姻和家庭

1950 年夏天，我在台湾见到了孙南希（南希是指南星）。那时大约是我再次为 JCRR 工作六个月后，是在陈女士（Grace）家中会面，陈女士是我一位信基督的同事。陈女士邀请了她的朋友马格丽特、南希和我到她家吃饭。玛格丽特也是南希在永妇女基督教会的老师/顾问，南希在那里注册了一个英语班。这顿晚餐是特意为我见那个 19 岁的女孩安排的，她将成为我终生的伴侣，我是事先知道吃饭的原因，但南希不知道。

我对这位谦逊的年轻女子的第一印象是非常好的。她个子高，衣着朴素，漂亮，有点害羞。她的头发扎成了一对辫子。如果她事先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她很可能会盛装打扮。后来我才知道她平时也是这样的，我很喜欢。我对自己说：“她是我喜欢的那类女孩！”

我甚至不想知道她对我的看法，就决定和她约会。起初，她似乎对我一点也不感兴趣。我写信打电话，但她没有回应。我至少邀请过她三次去外面吃饭或看电影，但每次她都明确地拒绝了我。起初我很失望，后来也很生气。我觉得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为她一再拒绝我的爱，我就开始和工作中的一位女同事开始约会。

十几岁年轻的时候，我在约会时采取了所谓的“三击淘汰”法。如果我对一个女孩感兴趣，我会主动邀请她出去吃晚饭或参加聚会来认识她。看电影，如果她拒绝我三次，我会说：“你出局了！”所以，每当

我告诉格蕾丝我准备放弃南希时，她都会鼓励我说：“Jack，请耐心等待。”

我们的追求期

有一天我得知南希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胳膊骨折了，她戴着石膏在家里休养。我就趁着这个机会一次次地去她家拜访她。我带了鲜花，尽力去安慰和鼓励她。渐渐地，她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开始表示对我有兴趣。就在那次，她很明显认为，我毕竟不是一个坏男孩。

当她完全康复后，我邀请她参加我们员工的一个圣诞节晚会。我很开心她接受了我的邀请。我不记得那天她穿了什么衣服，但她自然的美特别吸引我，直到现在，甚至在我们的婚礼上，她也没有化过妆。我们在晚会上和其他人相处地很好，并且第一次一起跳舞，那时我们第一次约会。

我们在晚会时发现我们都参加了同一家教会，并且在那时，我们俩都只是“星期日的基督徒”，没有认真对待神这件事。当我们继续约会时，我决定不会在见公司里的其他女孩子。

在JCRR工作，其中一个好处就是，每位员工在周末可以“公车私用”，在那个时代，台湾还没有很多人能买得起自己的汽车。因为南希和我开始在每周末见面和约会，我经常提前定好车为了我们每周的约会。那时，南希在台北市郊的一家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如果没有车，我就不可能每个周末见到她。

随着我们一直周末相聚，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健亲密。那个时代，不像西方的情侣，中国的妇女太保守，不会对她们的男朋友说出“我爱你。”当我和南希谈恋爱时，她很害羞，直到我们订婚了，她都没说出她对我的爱。

她第一次表达对我的爱意是在我 20 岁生日那天，她送给我一本日记本作为我的生日礼物。在日记本的第一页，她贴了一个塑封好的干花，并在下面写着“勿忘我。”那也是那朵花的名字。对于一个害羞的年轻女子，那对她而言已经是她最大程度表达她对她未来丈夫爱的方式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对她有更高的期待。

我们的婚礼

约会了两年多，我们俩认为可以商量结婚了。有一天，我们鼓足勇气去看望她的母亲，以确保她母亲能同意我们结婚。不出所料，她母亲拒绝了我们的请求，大概因为两个原因：首先，她母亲关注我的长期的身体健康，因为前不久我得了肺结核；其次，她希望看到她的女儿可以和一个拥有更好教育背景和更有财富的人结婚——可能就像她的第二任丈夫那样，是一名在日本训练有素的医生。

因此，我们决定不着急结婚，也不和其他任何人结婚，尽可能地长时间等待，直到她的母亲改变她的想法。同时，我们开始为她母亲的改变以及她灵魂得救祷告。我们不记得怎么发生的，但她的母亲渐渐地转变，同意我们结婚。

我们选了圣诞节后的一天举办婚礼。按照教会带领人的意愿，

他避免了一切世俗的形式，我们在教会进行了简单的婚礼仪式，由几位长老主持，也有其他很多教会成员参加。我们的结婚证是一位享有名望的书法家用汉字书写在一张精致的红色纸上，在两位长者的见证下，新娘和新郎一起签名。

教会非常保守，规定新娘甚至不能穿现代婚礼礼服参加婚礼仪式！因此，她也没化妆，就穿了件旗袍，那是女性在正式场合穿的一种中式传统的服装，我也没穿燕尾服，穿了件新的西装。婚礼后，一位专业摄影师在一间录影棚里为我们拍了结婚照。

教会婚礼结束后，我们在一家中式餐馆宴请晚餐聚会，有超过 300 多个朋友和亲戚参加，包括新娘的母亲和继父以及我们的“红娘” Grace 和 Margaret。1952 年 12 月 26 日的中国邮政报纸上刊登了我们的结婚声明和结婚照片。

结婚 40 年，也搬了很多地方，我们以为把结婚照放错了地方，永远丢失了。但是在一次去台湾传道时，我去了当时我们拍照的那家摄影棚，想着他们是否还在经营，让我开心惊讶的是，不止是摄影棚还在原来那个位置，他们还存放了所有的照片底片。我影印了八套照片，带回美国送给我的七个孩子还有一套给我们自己做纪念。

我们的家庭

因着主的恩典，我们有七个孩子：两个儿子，五个女儿；另外，我们有 17 个孙辈：7 个孙子，10 个孙女。我们最大的儿子 David，出生在 1954 年 7 月 20 日，那天签署了韩国和平贸易。两年后，有

了 Ruth。我们本想着有了很理想的家庭：一家四口，一儿一女，我们也没想再要孩子，但真没想到，又接连有了 John, Mary, Ester, Susanna 和 Martha，他们的年龄平均相隔 2 到 3 年，David, Ruth, John 和 Esther 出生在台湾，Mary 和 Susanna 出生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家里唯一的美籍华人 Martha 出生在美国马里兰州。

以下是我们七个成年孩子以及 17 个孙子/孙女的简介：

1. David (大卫)，企业家，出生在 1954 年 7 月 20 日，1978 年 3 月 15 日和冯国美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Alex (周世浩) 1981 年 2 月 22 日出生在台湾；Jessica, 1986 年 6 月 11 日出生在洛杉矶，2013 年 5 月 18 日与 Zachary Lopez (1984 年 7 月 17 日) 结婚。David 和他第二个妻子王丽萍有两个小儿子，他们是 Alvin (周世逸)，1997 年 11 月 26 日出生在上海，以及 Justin (周育霆)，2001 年 5 月 10 日，也是在上海出生。

2. Ruth (周路得)，会计师/企业家。1956 年 7 月 15 日出生，1982 年 3 月 6 日和顾绍箕结婚。他们有两个女儿：顾芷瑜，1989 年 6 月 27 日出生在台湾。顾芷甄，1990 年 12 月 2 日出生在香港，2017 年 10 月 14 日和 Jesse Samberg (1987 年 3 月 8 日) 结婚。

3. 周约翰，建筑师。1959 年 11 月 16 日出生，和王慕兰于 1993 年 6 月 5 日结婚。他们有三个孩子：周恩霖，1995 年 1 月 24 日出生在波士顿；周恩泽，2000 年 7 月 1 日出生在纽约周恩惠，2004 年 1 月 23 日也是出生在纽约。

4. 周小丽，IT 设计师，1962 年 11 月 27 日出生。和高志纲于

1988 年 5 月 30 日结婚。高志纲是企业家/高尔夫教练。他们有三个孩子，都出生在马里兰。高家仪，出生在 1992 年 3 月 11 日；高家玲，出生在 1992 年 3 月 11 日；高架恩，出生在 1999 年 3 月 18 日。

5. Esther（周以斯帖），生物学家/教师，出生于 1966 年 6 月 1 日。于 1995 年 4 月和制图设计者 Trevor Shaffer 结婚。他们有两个女儿，出生在马里兰。Caitlin 出生在 1996 年圣诞节；Lisette 出生在 2003 年 7 月 26 日。

6. Susanna（周珊珊），医学硕士/护士，出生于 1967 年 11 月 30 日。2008 年 11 月 1 日和 Peter Young 结婚。

7. Martha（周玛莎），教师，出生于 1970 年 4 月 2 日。于 1996 年 1 月 6 日和医师 William Knaupp 结婚。他们有三个孩子都出生在纽约。柯德华，出生在 1998 年 12 月 4 日；柯德美，出生在 2001 年 10 月 29 日；柯德荣，出生在 2004 年 1 月 6 日。

我们的祖宗——我这边

没有什么记录可以追溯我父亲这边的祖宗，我是独生子，我母亲在我三岁时去世了。在我母亲那边，唯一我知道的信息是我的外祖父来自于山东曲阜，孔夫子的故乡。因为我祖父的姓氏或家族和孔子一样，我母亲的名字叫孔庆莲，我们猜应该是孔夫子的后代，但是我还没有确认过这个联系。

当我了解到孔子家谱第 5 版将会在 2009 年出版了很多卷，需要很少的费用可以增添新的进去（去世的可以免费增添），我做了几次

尝试来追溯我母亲家族看是否将她的名字增加到第 5 版本里，但被告知只能增加姓氏为孔的男性名字在孔氏家谱里。我有一个叔叔他姓孔，但我对他个人及全名都不清楚。我妈妈之前有两个妹妹，在我很小时大概见过，后来就没见过了。

根据《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记载，孔子的家谱有 2500 多年的历史，记录了 80 多代人，是世界上时间最长的家谱。改家谱是公元 1080 年首次印刷，因为它已经更新了三次，最近一次是在 1937 年，新增加了 60 万个新的名字。第五版也增加了几乎 200 万个新的孔姓名字。

南希那边

南希的祖父母蓝韵笙夫妇都是重生的基督徒。他们从福建省著名的中国传道人倪仪的故乡苏州来到上海，他是上海的盐商，他们有三个女儿，即将成为南希母亲的蓝福清（蓝馥清），蓝芙蓉和蓝福馨（蓝馥馨）。是南希的祖父在 11 岁时将她介绍给教会的，她在主日学的童年经历影响了她的余生。

南希的父亲孙谊（孙世逸）是亲共产党的剧作家，与周恩来结识，自他 1930 年代末加入左派戏剧团后，一家人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据一位在香港认识他的亲戚说，在香港发现他生活在一个因吸毒成瘾的妓女中，周恩来曾将他带到北京接受治疗和护理。据说孙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的创作有过贡献。

南希的母亲蓝福清（蓝兰），在前共产主义的好莱坞被称为蓝兰

(Lan Lan)，于 1930 年代初在北京被授予“北平燕京大学校花”之称。后来她成为著名女演员，在上海，她曾在舞台上扮演主角，过去也曾无声电影中扮演角色。

因 1930 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内战，南希的父母分开，经过多年的分居，她的母亲提出了离婚申请，并嫁给了日本专业的医学博士沈鼎新医师，他于 2015 年在台湾去世，享年 100 岁。南希的母亲在 1966 年 5 月去世之前成为基督徒，我们曾为她的灵魂得救祷告了 13 年！因此，不要停止为您未得救的亲人祷告！

南希的弟弟蓝国赓（现 82 岁）是退休的房地产经纪人，他与第二任妻子李文珠（Peggy Lee，现 81 岁）结婚，他们与儿子 Ribin（现 33 岁）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加百利。（注意：南希的哥哥罗伯特使用与他母亲相同的姓氏，以保持蓝氏家族的连续性）罗伯特在前一段婚姻有两个孩子和五个孙子：儿子罗伯特 C.C.（现 50 岁），在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的 UCA General Insurance 任首席执行官，他与玛丽·李（现 47 岁）结婚，育有两个孩子，分别是：海莉（现 20 岁），和儿子 R.J.（现 18 岁）；女儿达芙妮（现 45 岁），嫁给了工程师格雷格·西奇（现 45 岁），他们与三个女儿加比（8 岁）和 7 岁的双胞胎女孩吉莉安娜（Quiliana & Elisa）一起住在芝加哥。

南希的妹妹孙南强，是一位退休的房地产经理，于 2012 年去世，享年 80 岁，她的丈夫贺尚贤，是夏威夷大学语言学教授，几年前去世了，他们在夏威夷生活了多年，现在还有两个孩子和四个孙子：一个 51 岁的小儿子吉米（1966 年 9 月 3 日出生），是一名电气工程师，与

日本出生的富田爱（1978 年 8 月 24 日出生，现 39 岁）结婚，他们有一个孩子是 2011 年 6 月 15 日出生，一个女孩 Mia 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出生，他们住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孙楠强的独女佩吉现在 60 岁了，她嫁给了退休的州政府雇员的沃利·李（现在 67 岁），他们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孙楠强的大儿子约翰·何（John Ho）（1960-2004）因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场事故而去世，他有两个女儿，分别是 28 岁的杰西卡和 27 岁的詹妮弗，他们住在夏威夷的毛伊岛。

第六章 神的第一次呼召

从圣经的意义上讲，对每个基督徒而言，遇到神就会经历生命的改变。当门徒遇到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时，他们的生活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改变了，对于许多其他被主感动的信徒来说，也是如此。

我与神的第一次相遇发生在 1965 年的夏天，在香港的一个宣教教会。用圣经的术语来讲，我受了圣灵的洗礼，或者被圣灵充满了，而我在灵里看到了——非常惊讶——复活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就站在我面前！以往头脑中的主突然变得如此真实！我不必睁开眼睛看看是否是耶稣，我知道那是主，就像我的妻子站在我面前一样真实，从那以后，我就不一样了。正如早期门徒在五旬节那天所经历的那样，我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参徒 2：4）。对我来说，这不只是说方言，那是基督祂自己显现在我面前！我刚强的心在祂面前融化了，我愿意将生命和全部奉献给祂，祂就在我的心里，藉着圣灵永远居住在我的里面。

住在里面的基督

在我接受圣灵的洗礼之前，我只从心理上知道圣经关于耶稣复活的内容，我没有亲自经历过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借着圣灵引导我。在我信主的前 17 年里，我没有被教导过关于圣灵的职事以及祂在信徒个人生活中所作的工作，受了圣灵的洗礼后，我开始理解圣灵的意义。

在我圣灵洗礼后的头几个月，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仿佛我生活

在一个新的世界中！的确，这就像人间天堂！我被主夺取，仿佛生证世界都失去了吸引力！我曾经热爱新闻工作者；喜欢报道和写作，也喜欢在报纸和杂志上看到自己的台词；我喜欢看电影和音乐会，当然，我也喜欢中餐！！但就其所有价值而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已失去了它的美丽和魅力。我唯一关心的就是为耶稣而活并向世人传讲耶稣！

神的第一次呼召

在兴奋中，我第一次听到了神的声音。有一天，在半夜半睡半醒时，我发现自己正与圣灵对话，记不住具体交通的内容，但是像是这样的：

神：“我要你辞掉世俗的工作，开始传福音。”

我：“怎么可以呢？我必须工作养活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和四个孩子。”

神：“我会照顾你的家人。我会供应你们的所需。”

我：“可是，主啊！怎么可以呢？我知道，祢差遣门徒们传福音时，告诉他们不要带任何东西——“不要带拐杖和袋子，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路 9：3）。但是这样，我和我的家人怎么生存呢？”

神：“我会满足你们的所有需求。”

我：“可是，怎么满足，主啊？你知道我没有那样的信心。”

神：“只要你忠实于我，我也会对你们守信。”

谈话到此结束，似乎神与我达成了协议：如果我忠实地宣讲神的

圣言，他将忠实地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我立即告诉我妻子晚上发生了什么。我说：“神呼召我要全职服侍祂，开始过信心的生活，靠着祂而活。”她平静地接受，没有提任何问题，然后说：“好吧，让我们为此祷告，并请神来见证。”

我想说说我的好妻子，自从我们结婚以来，她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服侍主的同工，她很少质疑我多年来为教会或者为寻求我们所爱的主，做的任何决定，我永远感谢她的爱、支持和祷告。

我们在一起每天祷告，祷告了两个月，直到我们确定了这是神的呼召。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我辞掉高薪的工作，将所拥有的一切奉献给教会。我们理解了圣经的教导后，这就像当耶稣叫门徒们跟从祂时，门徒所做的决定一样，就像早期教会中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在共同生活中与其他信徒卖了财产的共享生活一样。（参太 4：18-22，徒 2：44-45）。

有一天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我问了我妻子一个棘手的问题：“我辞掉工作后，如果事实证明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以致于我们没有钱，甚至吃不起一顿饭，你仍然愿意和我在一起吗？”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无论如何我都会和你在一起……”

祷告确认

在向神祷告求确据时，我们以基甸的榜样为例，他曾两次把羊毛放到外面，以确认他确实听到了神的声音。（参士 6：36-40）我们特别求神做这三件事来确认祂的呼召：（1）治愈我的皮肤病；（2）免费

提供家政服务来照顾我们的孩子；(3) 将我们要去全职服侍的宣教教会附近公寓的租金降低到我们可负担的金额。

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神一步一步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首先，覆盖在我大部分胸部的慢性皮疹突然消失了；其次，一位爱主的基督徒妇女自愿帮助照顾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有时间去做传教工作；第三，房东最终同意将公寓的每月租金降低到我们可以负担的水平。神完全回应了我们的祷告！！因此，我们深信神的呼召让我出来全职服侍。

当我收到祂的确认后，我辞去了 **USIS** 广播部门的负责人兼香港《今日世界》杂志撰稿人的工作，当宣布这一消息时，两个办公室的所有同事都感到惊讶，觉得没有任何迹象，让我放弃一份高薪和这么好晋升机会的工作。

放弃一切跟随耶稣

神的呼召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发现辞职很容易，放弃了我们属世的财物去追随耶稣，就像早期的门徒们很容易回应耶稣的呼召一样。我们拥有一间普通的高层公寓和一个大众甲壳虫，于是，我们据此签署了契据和所有权给宣教教会。然后我们搬到了教会对面的出租公寓。许多其他参加宣教教会的人也放弃了他们的资产和宝贵的财产，包括储蓄，珠宝和黄金。有一位妇女放弃了她拥有的一切，除了两件衣服，一件保留着洗的衣服和另一件是用来换的衣服！来自新加坡的一位女基督徒，她捐赠了很多钱，加上金手镯，耳环等。一对年轻夫妇放弃了在新加坡的生意和财产，来到香港与我们同住。出于各种目的和想法，

教会都在复兴！宣教工作在整个东南亚迅速地扩展！

学习祷告和禁食

加入布道后，除了每天早上参加祷告会和几乎每天晚上参加教会的礼拜外，我们还不得不日夜工作。有时还需要祷告和禁食几周，每天只吃一顿饭，有时我们有三天的禁食祷告，没有固体食物，只允许喝水或汤，一旦第二天我们要持续活动，我就非常虚弱，以至于无法起床。但是，从属灵意义而言，我发现禁食对我的灵是有益的，因为禁食使我有时间与神亲近，并使我里面的力量更加强大。

因为我来自一个以讲道而闻名的教会，所以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讲道者，因此决定让我不定期地举行周日讲坛！但是，在几次周日的礼拜后，我觉得那不是神要我所做的，至少现在还没有。相反，我需要学习一些实际的功课，以使我成为神和他的儿女的仆人。这些课程包括祷告、禁食、劳苦和自律，而不仅是好的讲道。我需要学会像耶稣那样对门徒说：“我心里温柔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参太 11：29）。

我不得不学会少吃少睡、多祷告、多学习，如果需要的话，还要更多的劳苦；我需要学习如何与人相处，接受和爱他们。很快我意识到神将我带到这个宣教教会，并不只是为了宣讲和教导别人，而是要学习这些谦卑和顺服的基本功课，以便使我成为神要我成为的那种传道人。

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了一个以前我所不知道的真理：为了耶稣或服侍祂而放弃外在的东西相对容易——诸如金钱、职位、劳苦和物质

财产之类的东西；但放弃内在的东西，例如利己主义、自尊心、自以为是，或圣经所说的“肉体”（神最大的敌人），而实现神的旨意却有极大障碍。“舍己”是祂要求要跟随祂的人的唯一的条件。

“公审”

在与宣教团契的过程中，神允许我和我的妻子遭受宣教团体内部和外部基督徒的误解、批评和无根据的指责。我们必须学会不为自己辩护。一天，宣教理事打电话给全体员工开会，相当于以公开审查的方式对我们进行“公开审判”。一些同工自由地表达了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大部分是负面的反馈。

我们曾邀请过一对年轻夫妇住在我们的家里，允许他们使用我们的主卧室。他们借此机会发现我们的不正确的行为，并公开批评和羞辱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南希和我只是静静地听着，尽管满眼泪水，从我们脸颊流下来，但我们选择不作回应，但心里，我们感觉像是一把刀子刺穿了我们的内心。此外，“公开审判”继续进行，甚至在我们按照主的指示离开后，在与宣教团有关的教会中也更激励地进行着。

在这些攻击中，我们想起了我们的主耶稣在彼拉多面前受审，面对被告人的虚假指控；以及祂如何保持镇定和沉默，不回答指责祂的人：“当祂被祭司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连一句话也没说。”（参太 27：12-14）。

有时，正如我们所经历的那样，仅仅靠着基督在地上行走时所受的苦难，我们就会被鼓励，有力量承受我们的考验。为耶稣而受苦是有

益的，因为苦难使我们变得更强大，成为更好的基督徒。

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为了我们在灵命上成长，变得更像耶稣。尽管对我们来说这是艰难的日子，但却是祂让我们成为仆人所必须的属灵学习和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现极端

我们在宣教团体约六个月，和那些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同工一起侍奉和生活后，我开始看到一些关于他们处事方式的严重问题。例如，一位带领人曾说过预言“泰国的新教会将在特定的日期、特定的地方诞生”，当发现什么都没发生时，一些同工很快被派往现场，使之成为现实。

宣教领袖似乎过分地依赖圣灵的恩赐，例如：说预言、说方言、翻方言、异梦和异象，而不是遵循圣经的教义和原则。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当宣讲和进行神的医治时，会众们若在患病时寻求医疗帮助，他们会感到愧疚，也会受到谴责。例如，传教士的头经历了神的医治，正处于癌症的最后阶段，她痛苦得难以忍受，以致于她企图通过从高层公寓楼跳下去自杀，而不寻求医疗救治。她在神的医治上有很强的讲道，并写了很多有关该主题的文章。最后，她不得不秘密地在半夜被送往医院，度过了她最后的日子。

另一个误解和滥用圣经的例子，宣教团的带领人在死前提出的错误的建议：她死后，将她的遗体放置在教会会议厅的中央，等待第三天重生，如同耶稣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一样。

在她与癌症作斗争的过程中，我非常希望从圣经的角度与她谈一些这些问题，但是她一直处于痛苦之中，她的病情迅速恶化到无法说话的地步。

但是，我还是与她的同工会面，并从圣经的角度表达了我对这些极端行为的看法，但他们拒绝接受圣经所说的话，并坚持认为他们的领袖一直都是正确的。

这时，我们决定离开这个被注重神迹，走偏了的宣教团体。离开后不久，我们开始听说宣教团体发生了分裂，大家都离开了由宣教带头人建立的教会。

圣经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道路上的光。”（诗 119: 105）。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们肯定会处于黑暗中——不知道走向哪里，也不知迷途归正。“他们弃掉耶和華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耶 8: 9 下）。

学到的功课

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结束了与两个大的基督徒团契的关系，两个团契都热衷于传福音，热心事奉主，并愿意为耶稣而舍弃一切。第一次团契大得多，刚开始在中国有超过 300 个教会，后来在海外发展到成千上万个，他们的重点一直放在所谓的“地方教会”上，正如他们从圣经中看到的那样，但是没有任何关于圣灵在教会中的作用的教导。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知识和理性，而不是靠圣灵。换句话说，他们有很多头脑里的知识，却很少（如果有的话）有属灵的实际。当遇到真

正的挑战时，他们不能克服。

上面提到的第二个教会团契，被称为“灵恩/五旬节派”，是从传统的宗教派中出来的新的团契，它不但被圣灵充满，还着重于神迹和奇事和圣灵恩赐的运用，却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圣灵所结的果子或对神的话语的正确理解和运用。

这两个极端的教会显然未能在圣经的话语和圣灵之间达到应有的平衡，这两个教会必须齐头并进，就像火车上的两条轨道一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可以成长，平稳向前。要以基督作为教会的元首，首先要“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西 1: 18 下）。如果偏离这一点，教会或任何“地方教会”，都无法刚强或联合起来，以彰显耶稣基督的同在，以及祂的大能和荣美。

据我所知，这是导致我们所参与了将近 20 年的两个大型团体一再发生分裂的主要原因。经历这些，我学到了非常宝贵的功课：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平衡；更好的是，与圣经、与圣灵之间建立联系，以防止极端和狂热。更重要的是，所有人的目光始终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神的话语和神的灵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个。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是灵。”我们需要要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还需要知道圣灵，是神自己，没有圣灵的同在和启示，我们就不能认识耶稣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参约 1: 1, 4: 24, 西 3: 11）

第 7 章 遵行神的旨意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约壹 2: 17）基督徒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并不一定意味着要传道，参加教会礼拜，慈善捐款或做宣教工作；而是做神想要你做的事，成为他希望你成为的人。

遵行神的旨意是对祂唯一重要的事情。耶稣警告说，不是每个称呼祂为“主啊，主啊”的人，也不是每个奉耶稣的名行许多异能的人“可以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太 7: 21, 22）。

如前所述，我们加入宣教团契，是因为我们确信那是神当时要我们做的，也是我们在祷告后，经过多方面的验证确认后，我们才做的。一旦我们发现了宣教团契的极端和偏离，很明显对于我们就是该离开的时候。既然神把我们带到了那里，我们认为最好也是神把我们带出去。你们也会看到，神的解决方法也是多么奇妙！

意识到遵行神的旨意的重要性后，我努力确保我们执行使命的每一步都符合神的旨意。我们对神说：“我们宁愿死在你的旨意中，也不愿在祢的旨意外活下去。”我已经知道在充满变幻的人生中，唯有在神的旨意中是世上最安全的地方，尤其是在最近的危难的日子里。当你知道自己在神的旨意中时，如果你全心相信神是掌管万有，祂在任何环境中掌权时，祂会让你感受到真正的平静和安稳。

然而，遵行神的旨意可能是对一个人的信仰和顺服的真正挑战和

考验，有时似乎是冒险的；但结果总是会增加你对全能神的慈爱，诚实和信实的认识。

我们要记住，神是以永恒的爱来爱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全部，并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都关心我们，如耶稣说的：“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因此，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得了我们，也如主自己说的，未经天父的许可，“……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太 10: 30；路 21: 18）

如何知道神的旨意

关于神的旨意，经常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人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圣经中对神的旨意——神的永恒目的和愿望——进行了详尽的描述。《罗马书》第 12 章 2 节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基于圣经所说的，我们可以证明这是真的。

但是实际上，根据经验，我发现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确定神的旨意：（1）圣灵在里面持续的提示；（2）圣经中有明确神的话语；以及（3）环境的验证。此外，寻求灵命成熟的带领人的帮助，进一步确认是否是神的旨意。

神在凡事上都有祂的美意

当我们清楚地知道该离开教会的时候了，南希怀有我们的第五个孩子，离分娩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在为孩子的出生做准备，突然

接到了南希的继父从台湾打来的紧急电话，要求南希立即回家，因为她的母亲快要死于癌症。

因为南希临近分娩，所以航空公司要求我们要得到医生允许她可以旅行的书面同意书才能预定她的航班。我去看了医生朋友，也是主内的弟兄埃里克·菲什巴赫尔博士，他同意南希可以飞赴台湾。

本来想着这只是一次短暂的旅行，但是南希到达台湾后，她母亲的病情转好，她被要求留下来并看护她的母亲，看来我的妻子会在台湾生孩子。当时，我和我的四个孩子仍在香港，等待神明确指示我是否应该预订去台湾的机票，我祷告并等待。

那天晚上，当我在六层高的传教士大楼的屋顶上祷告时，我里面清晰地听到了这些话：“你要带孩子们坐 **7 月 23 日** 从香港启航的船去台湾”。三天后，我收到南希的来信，信中说她和新生儿状况良好，另外：“你应该带着孩子们坐 **7 月 23 日** 从香港出发的船，回到台湾。”她的信中提到的同一出发日期令我感到惊讶，因为我没有告诉她我在屋顶上听到的任何信息。我以此作为确据，认为那是神要我离开团契的日子。

南希在信中还说，以斯帖出生后，我们所认识好多年的台湾教会的朋友，一直照顾她和孩子，神感动他们，带了食物和现金给她。她说：“我相信这是神将在不久的将来满足我们需要的方式。”在接下来的八个月中，直到我回到世俗工作之前，神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满足了我们的财务需要。

神圣的保护

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真实地感受到我们的天父保守着我们的每一步。当我们带着四个孩子登上香港的货运客船时，我把 3 岁的小玛丽放在双层床的上面，然后去帮其他三个孩子拿行李，突然听到“砰”医生。我迅速转身看到 Mary 在地板上哭，她摔下来了，但幸好她没有受伤。很感恩，我们很开心地称这为“软着陆！”

当我们安全地到达台湾时，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了。以斯帖已经七周大了，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她。南希曾经是一个人，没有人提供这种“特殊照顾”，在中国传统习惯是在分娩后的头 30 天需要“坐月子”。尽管有一些教会的朋友来拜访她并带来了食物和金钱，但除了喂养婴孩外，她实在太虚弱了，无法做饭或做家务。她和婴儿所住的四层房屋的阁楼，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简陋的婴儿床，这个地方已经闲置了一段时间，窗户需要维修，南希急需帮助。

然后神赐的帮助及时地到来！我们的前同事、亲密的朋友邵遵澜牧师来看望南希，发现母亲和婴儿急需照顾。他的妻子和我的妻子过去是很亲密的朋友，是一起寻求主的朋友。他立即提议带他们去他的家，在那里他的妻子和母亲可以提供急需的帮助。南希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提议，迅速包裹了婴儿并收集了所有个人物品。她坐在他的踏板车的后座上，一只手紧握着四天大的婴儿，另一只手抓住车后座中间的铁梁，去了牧师的住所。

当他们到达时，他的母亲和妻子已经在门口等着，热情温暖来接他们。他们迅速为南希煮了些热面条汤，尽管他们没有婴儿床供新生

的“特殊客人”使用，邵太太立即想到了一个有趣的想法，使用其中一个抽屉，让小女孩舒适地休息。在那儿，以斯帖获得了绰号“抽屉宝宝”。邵夫妇对南希和宝宝以斯帖充满了爱心，直到传统的 30 天产后居家护理期结束。

“抽屉宝宝”还有其他特别之处：她异常安静，很少哭泣，除非饿了或需求改变，在邵家，她一直安静地睡在那个抽屉里，即使七个月后，她睡自己的婴儿床也很乖，几乎不需要被抱起来，这使她妈妈的日子相当容易了，尤其是那艰难的头几个月里。

神圣的供应

回到台湾后的头八个月，我们没有钱也没有积蓄，非常贫穷。我们不得不学会相信神会供应我们的基本需求。尽管我以前的雇主，中国邮政的出版商，有两次邀请我重新加入英文报纸，但我感到还不能随意地回去工作，至少当时还不可以。我感到神希望我信任祂，祂会以祂的方式供应我们所需的诺言。我们带着五个孩子，分别是 12 岁 10 岁、7 岁、4 岁和 8 周，我们搬去和南希的继父一起住在他的四层商业大楼的阁楼，他在那里当医生，南希的母亲两个月前去世了。我们的阁楼里只有几套简单的家具，没有卧室或厨房。之前教会的朋友王谭美利姐妹来拜访我们，注意到我们所缺的东西。她立即为了我们去做了，王大姐一言不发，悄悄地订购了建筑材料，后来分批交付。当材料足够时，她雇了一个木匠在阳台上做了隔板和小厨房，孩子们有了自己的卧室，我们也有一个做饭和洗衣服的地方。其他爱主的教会朋友也为这个改

造费用贡献了力量，这一切都是在我们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完成的！神再次证实了祂供应我们家庭所需的信实。

神为我们提供生活费用的方式也非常令人惊奇，每个礼拜天早上教会举行礼拜之后，守门的人打开奉献盒子，会发现有一个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里面装有现金，足以供我们一家七个人的一周所用。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八个月！我们每个星期都靠着匿名供应者的现金来维持生计。

更令人惊奇的是，当出现额外的需求时，我们会收到更多的现金来满足该需求。有一次，南希继父的生日快到了，我们需要额外的钱给他买生日蛋糕，我们为这个特殊的需求祷告。哇！接下来那个周日上午，我们收到了额外的现金，让我们能够为他买一个漂亮的生日蛋糕。

还有一次，我们需要一些额外的钱来支付家庭补习费。那天我们 12 岁的戴维 (David) 早晨上学之前，他提醒他的母亲晚上早些时候要付补习费给老师，他母亲告诉他为此祷告。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教会里的一个姐妹到我们家呆了一段时间，与我们团契、一起祷告。离开后，当她回到四层楼的第二层楼时，突然转身回到了第四层，递给我们一个密封的信封，说：“对不起，我差点忘了这个。”我们打开信封，里面正好是我们需要支付给老师的钱。戴维放学回家时，他问：“我们有钱付给我的老师吗？”在南希回答他之前，她首先问：“你祷告了吗？”他回答：“我祷告了。”然后她说：“是的，我们有钱了。”

自从 32 年前我放弃世俗的工作，没有任何薪水，全职服侍以来，神一直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这就像他第一次呼召我时，所应许的那

样：“只要你对我忠实，我就会对你忠实，我将满足你们所有的需求。”

第八章 事工与市场

“我是希伯来人（或基督徒），我敬畏耶和華。”（参拿 1：9）就在神连续八个月不间断地一周又一周地供应我们的所有需求之后，我被要求回到我以前报纸的雇主那里。但是除非我从神那里得到了某些明确的指示允许我重返世俗的工作，否则我不能回去。同时，我知道我必须学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依靠神满足我的所有需求。

我还收到了香港一位好朋友的邀请，前英国记者兼作家乔治·帕特森（George Paterson），也是基督教的兄弟，他刚刚被任命为由香港贸易发展局（当时的英国殖民地的一个半政府组织）出版的《商业月刊》香港公司总编辑。他提供的职位是贸易顾问/记者，负责报道和撰写一些香港制造的最佳轻工产品。

这份工作最初提供给我时，我没有给予太多考虑，因为我太忙于事工，没有考虑重返职场。但是，乔治弟兄再三打电话给我，请我帮他，因为他面试过的多个申请者没有人能满足他的要求，并且他认为我很适合这份工作，他还表示急需填补这个职位。

寻求神的带领

我与自己辩论：在面对神和人，我为了世俗的工作而辞去事工是否是对的，因为我知道我已经被任命为专职事工。你怎样对教会的人解释你的决定呢？你如何调解一个“商业”的工作与没有薪水，专职服侍神，又履行我对家庭的抚养责任呢？

这些是我面对的问题，我处于两难境地，并为这个问题挣扎了一段时间。我不想让神不高兴，也不想在人面前面对尴尬，我直接寻求神的答案，我认真地祷告并在圣经中寻找答案。

尽管我通常不怎么做梦，但有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看到自己站在海边的一块大石头前，在远处的海洋中，我看到一个男人右手指向南方，好像他在指引我要去那个方向。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想知道香港是否位于台湾的南边。参考地图，我发现香港确实在台湾的西南方向。但是还不足以让我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我需要听到神亲自对我说。

一天早晨，当我在读圣经时，我一直注意约拿的故事，约拿是神将他送往亚述帝国古都尼尼微的旧约先知（约公元前 900-605 年）。救恩的信息是：“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但约拿躲避了神，他乘船朝相反的方向逃往他施去，一个西班牙西南部古老的采矿殖民地。在途中，神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甚至穿几乎破坏。船上的人全都被吓到了，指责因为约拿使灾难临到他们。水手问他：“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拿 1: 2, 8, 9）。

主的话

在阅读这段经文时，我感到神正在回答我的问题。祂似乎对我说：“你的职业是什么或你来自哪里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你敬畏耶和华。”这意味着最重要的是在神的旨意中，去神想让我去的地方，做神要我做的事，无论我是传道还是做世俗的工作，神看重的是我敬畏祂，遵守

祂的诫命。

这不就是所罗门王经过所有的学习和历练所总结的吗？毕竟，他是有史以来世上最聪明的人，他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传道书：“这些事都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祂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传 12：13）。

当我搜索圣经时，我发现了一些例子，例如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路加（他写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亚居拉和他的妻子百基拉以及其他的人，他们都是使徒，但也有自己属世的职业：路加无疑在服侍神时继续着他的医生职业；亚居拉和百基拉以制造帐篷为业；保罗也加入他们，与他们形成商业的合作伙伴。但他们的首要呼召仍然是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并活出复活的主的生命来。

因此，我内心完全平静，决定接受这份工作并将我们的家人搬到香港。我想：“别介意别人怎样看我的决定；主对我持久的呼召是否认自己，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这是耶稣对所有要跟随祂的人的呼召。主在祂三十三年半的属世生活中对父神绝对的态度就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 22：42 下）。

我还意识到，两年前神呼召我“传道”时，并不意味着祂要我在教会的范围内，而是在商业和整个社会中来讲道；神也在商业和整个社会中；神并没有叫我只通过口头以及/或通过其它沟通方式来传福音。更重要的是，我被呼召以“我活出来的”传福音。

教会里和教会外一样，在精神上都有很大的需要。所谓的五种职事，即：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在市场上和教会都

一样被需要。我相信在市场上也有些人被称为使徒、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总而言之，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耶稣！

耶稣对包括牧师和传教士在内的所有基督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影响所有人）……“你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 5：13，14，16）。

不照我的意思，而是照祢的意思

当神呼召你——并且你会知道——并不一定意味着你要离开世俗的职业成为全职牧师，传教士或传道人。当神呼召你时，或者当你认为是神呼召你时，你可能会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你需要参加神学院的培训才能有资格担任传道人。但这不是耶稣的门徒所受训练的方式，他们都没有去神学院。使徒保罗在他转变前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犹太学者，但他从未去过所谓的神学院。

神有祂自己的方式来训练祂的仆人。神也并不是叫每个人都去做牧师、传道人或传教士。祂的葡萄园遍布全球，有各种各样的需求，祂为每个被呼召的人提供的地方，只有祂知道差派祂的仆人去哪里，顺服祂的呼召是我们的职责。

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神要你做什么？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概括的那样，我学会了通过三种基本方式来确定神对我的旨意：圣灵在里面持续的提示；圣经中有明确神的话语；以及环境的验证。值得等待神的指示和确据，以确保我们在神的旨意中，并照神的旨意去做。

我通常使用的经验法则是，当我尝试做我相信神所希望的事情时，我心中是否有平安；当我没有平安，或者如果我不确定该怎么做时，我什么也不会做，而是祷告、等待、观察。当做某事或去某个地方有不安时，这很可能表明我们应该停下来或返回。神当然会让我们知道在祂的时间做什么，因为祂渴望每个人都遵行祂的旨意。使徒约翰所说的“里面的圣灵”或“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参约壹 2: 27）

当我们被里面的恩膏所教导和带领时，我们就连与生命的主，就像枝子连与葡萄树，因此结出许多果实来，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通过不断一直住在主里面，自然而然结出的果子。

最后，我们还应该给神时间和空间，来见证祂是希望赐各样恩赐给教会，祂的儿女们。使徒保罗教导说，并非所有成员都有相同的恩赐或事奉。（参林前 14: 26-30）但是，如果我们耐心而谦卑地等待，神就会向我们显明我们在教会或市场上要扮演的角色。遵行神的旨意是首要的事情，这是耶稣生命的标志，也应该是我们有的。

第 9 章 神的计划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后有指望。”（耶 29：11）

生活充滿挑戰，永遠是一個學習和成長的過程。正如中國古諺語說的：“活到老，學到老”。我 87 歲了，我仍在學習，因為你學到的越多，你發現自己需要學習的東西越多，尤其是在這個高科技，瞬息萬變的世界中。

特別是對於認真的基督徒來說，隨著你繼續學習神國度的奧秘，你的生命就會不斷成長，生命越來越豐盛。生活中的挑戰是我們對神的信心，恩典和真理上成長的機會，生命的成長也使我们獲得了智慧和理解力，兩者比白銀和黃金更寶貴。

在 1962 年至 1968 年的六年中，我們四次往返於香港和台灣兩地。我們之所以這樣做，不僅是因為工作狀況，而且还因為我們相信神在帶領我們的道路，並且祂對祂孩子的生命有計劃和神聖的願望。

祂對我們這些改變的目的是什麼，我曾經問過神：“主啊，你要從我這裡得到什麼？”祂回答：“我只想要你，如果你能更徹底地將你給我，你就可以擁有更多的我。”那時我還不明白擁有神自己的含義，隨著我繼續在基督裡成長，我開始看到擁有神自己意味著擁有神的所有財富，祂所有的一切和祂擁有的一切。使徒保羅說：“……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參弗 3：8）。

教导

神要让我们学习祂的哪些教导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祂教导我们在世上活着，因为生命短暂，所以我称之为“账棚生活”，过着亚伯拉罕旧时代的生活，因他一直跟随神进入应许之地。

当亚伯兰（他的前名）和家人一起离开家乡哈兰时，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在神的带领和指示下移动帐棚，“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来 11：10）

神还教会我如何与人，与我不同的，来自不同文化和民族血统的人相处——接纳并爱他们。

作为城市新闻的编辑和英语报纸《香港标准》的首席记者，我的同事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印度、葡萄牙、北美以及中国的华北和华南，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分歧，我必须学习在工作中如何与人和睦相处。

甚至来自同一国家的中国人也互不相同，北方人比南方人更直率和身体强壮，南方人更温顺和老练，这些我亲身经历所得到的观察，证明后来对我作为教会牧师的角色很有帮助，我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问题。

香港是一座充满国际气息的迷人城市，也是我经历过一系列属灵危机的地方。虽然圣灵的洗礼使我的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也引起了我所在教会的动乱，导致我被取消担任带领人的职务，最终退出了我们所爱的教会。

出于前面各章所述的原因，我们不得不离开了两个相当大的教会。第一个教会反对我经历圣灵的洗礼；我们离开第二个教会是因为教会

出现极端的现象，偏离圣经的真理。

生活中的挑战

我们离开这两个教会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嘲笑和残酷地攻击，特别是受到第二教会领袖的攻击。我们加入时放弃了所有财产，这些批评和攻击特别给我们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和痛苦。我变得非常沮丧，以至于我不想与任何教会有任何关系，我认为教会应该是一个人们彼此相爱的地方，但是我在这些教会中所经历的与我在世界上看到的没有什么不同。

好一阵子我一直问神：“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在你的教会里发生？”我对与教会相关的很多问题感到困惑和迷茫，接下来近两年时间，我根本没有去任何教会，很多时间都在反思我的痛苦经历。因为我还在工作，所以为了与神单独相处，我部分时间是隐居的，我下班回家，花几个小时在房间里休息、祷告和读圣经，等待主回答这些困扰我的许多问题。只有在周日下午，我们才会在私人家里与几个基督徒朋友见面。

奇迹开始发生

在这段安静的时间里，几乎所有令人困惑的问题很容易地消失了，我身上的伤害和痛苦莫名消失、痛苦消散、仇恨消逝、平静与安宁奇迹般地渗入我的心灵。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只记得在那平静、安静的时候，我做了很多祷告——大部分时

间是默默祷告——以及读经和默想。我所遇到的所有问题被神一个接一个地回答；我被完全地医治和恢复——好像所有过去的批评和恶意攻击都没有发生过。

我无法解释发生了什么，我唯一可以描述的是说：“全能的神做到了！”怎么做到的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还是凭着信心接受了圣经所说的话：“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前 1: 24）。我毫不怀疑神已经医治了我并使我完全康复！现在我可以这样说：“我很平安！”

万事无相效力为让我们得益处

渐渐地，我开始明白了和经历了圣经中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 8: 28）。基督徒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出于神的旨意；结果是最重要的，总是为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明白了，没有神的许可和神的旨意，没有任何事情会临到我们身上。和非基督徒一样，基督徒也会发生不幸的事情，但最终都是为了爱神的人得益处。正如使徒保罗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 8: 28）

对于神的儿女，没有好运或不幸的事，因为我们在天上有一位慈爱的父亲，祂用祂永远不变的爱来爱我们；作为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万物都在祂的掌管之下，神许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这是我从香港的不愉快经历中学到的最宝贵的真理之一。

我从属灵危机中学到的最深刻的教导之一，就是与神独处的“奥秘”——不必一直祷告或读圣经，而只是在神面前安静，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每天要花一到两个小时这样做，最终我里面的受伤和伤口得到了完全的治愈，所有的问题也都得到了解决。事实上，刚开始我也是没有目的地这样操练，也就是我所表达的“等待神”，这也是我用英语撰写的第一本书的题目。

在恢复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问神，为什么祂让我在香港经历两个教会的不愉快。祂的回答总是响亮而明确的：“万事万物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能看到结果，并确信这个奇妙的真理的正确性和深度。我意识到，发生在我身上的我认为“坏的”事情最终都是好的。

良善的神只会赐下美好的事物

除了物质上的祝福以外，神还以祂的仁慈和怜悯赏赐给我许多美好的事物：祂同在的奇妙；我从里面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宽恕和放下的能力；宽容的能力；能去爱那些伤害了我的人，以及对神的某些更深事情有了属灵的见解，仅举几例。

我们的天父为那些真正爱神的人，只预备了美好的事物。即使当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祂也可以使它们为我们的永远的好处而效力。一旦我们认识到了这个奇妙的真理并将其应用于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抱怨或指责就会减少。

在这个世界上总会发生一些我们可能无法理解的事情。然而，我

们的天父，天地的主，知道我们的一切。祂爱我们，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只须要简单相信，全心爱神，因我们的神不仅心怀我们的好处，而且始终为了我们的益处而一直作工。

被神圣的珍宝装饰

每当你遭遇困难时，都请记住：神掌管万物，祂会促使所有事情“为爱祂的人效力”。如果你爱神，无论发生什么事对你来说，最终都会对你有利。

如果你愿意学习神给我们的功课，无论是忍耐、信心、爱、饶恕、盼望或谦卑，神就会为了你的好处而作工，这些都是属于神圣的珍宝，神希望用这些装饰我们，为了使我们预备好成为基督新妇的一部分，这也是圣经中描述的神最终想要的教会“……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并，乃是圣洁没有瑕疵。”（参弗 5：27）。

让我们摆脱困境，而不是逃避困境，欣然地接受苦难，就像从我们慈爱的父神娴熟的手中接过来，因祂只为我们的益处使“万物都互相效力”。神还应许祂不会让我们受苦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正如圣经所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林前 10：13）。

对于那些渴望有信心的人，我告诉你：当我们的信心被考验并被证实是真的时，它将比黄金更宝贵。因此，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学习祂给我们的每一样功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灵命上有长进，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在这世上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

神的爱里没有惧怕

我再重复一遍：未经神的许可，没有什么临到我们，或伤害我们。神爱我们，在乎我们生活的最细微之处：“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太 10：30）。因此，我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和时间都在祂的手中。“爱里没有惧怕；（神的）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约壹 4：18）。

当我们知道“没有神的允许，什么也不会发生在我们身”时，感到很得安慰，因祂的旨意是祝福我们、使我们刚强、帮助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在基督里变得完全和丰满，我们也因此更认识祂，最终被改变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就是神救赎我们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要使我们脱离外面的朽坏，更重要的是，要逐渐改变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荣耀形象！

等候神的秘诀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赛 30：15, 40：31）。

我从属灵的旷野经历中学到的最宝贵的教导就是——操练安静等候神——在平静和安静中与神独处。“等待神的秘诀”是我们如何进入神的宝库。

等待神，是一种更深层的祷告生活和与神的亲密关系，之前没有人教导过我这个灵修功课。感谢主，借着我的属灵危机，圣灵带领我进

入这种蒙福的状态。通过操练，我发现了与神建立关系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进入神的同在，为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发现，当我们等待神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与神同在，与神相交，在灵里面与那位生命、光、能力、智慧的源头连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为了活出完全的基督生命。神称祂为“.....活水的泉源.....”（参耶 2: 13），意思就是说祂是我们所需一切的无穷泉源。

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中所有问题的最终答案，正如我在上面所说，当我继续花时间等待神的时候，祂奇妙地医治了我里面的伤痛，回答了困扰我的所有问题，“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参赛 40: 31）。

每一个相信圣经的基督徒都需要在苦难或平安时，来到神面前。圣经明确地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雅 4: 8 上）。但是你必须相信神在那里，圣经也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

（希 11: 6）。当我们亲近神时，我们要靠着信心，简单地心里相信祂就在那里，祂就在那里，借着圣灵祂就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靠着信心亲近神，不一定要用言语，可以在心里祷告，安静耐心地在祂的面前等候，我们应该盼望祂为了我们的益处，在我们里面作工，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满有祂的大能和奖赏。

我还发现，等候神是克服自己的弱点的一种有效方法，这些弱点包括骄傲、自以为是、嫉妒，愁苦、仇恨和我们自身复杂的个性。神知道我们所有的需求，当我们认真地亲近祂时，祂总是在那里会帮助我

们。通过等待神，我可以在任何风暴、压力中保持平静与内心的平安。

简而言之，如果持续不断地操练等候神，你最终会过上快乐、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对于牧师、传道人和传教士而言，不断地等候神将是你侍奉神的秘诀，你的事工会有恩膏和果效。

（有关此主题的更多讨论，请阅读我的《等待神》一书，网上的很多书店可以找到。）

第 10 章 被神带领去美国

“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作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诗 48：14）。这位神是唯一的真神，我已经经历并知道祂是一位慈爱的父亲、救世主耶稣基督。祂不仅回应我们的祷告，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正确地引领我们做出选择和决策。当我们执意照着祂的旨意生活时，祂就保守我们幸福、平安和丰盛。只要我持续地尽我所领受的努力遵行祂的旨意，祂将继续引领和祝福我，直到生命的尽头。

当我被任命为在台湾的中国邮政总经理和英文报纸的职位时，我知道这是我职业阶梯的重要一步；那时我们在香港又呆了两年时间（从 1967 年至 1968 年），我感到神又要带我们继续前进。

1960 年代后期，我在香港工作时，目睹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无数人受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卫兵”的虐待和残酷对待，有些可能从中国边境来的尸体，有的被肢解、也有被绑在背上的，漂在香港港口的水面上。我们还渡过了一段香港的社会动荡的时期，有些自制的炸弹（有真的也有假的），被英国殖民地的亲共左派放到大街上，这导致了大量富有的香港居民去到加拿大和美国等西方国家。

在香港居住的六年中，我从事过多个新闻工作，分别是：《香港标准》英文报纸的新闻编辑/首席记者；《今日世界》的特约撰稿人/记者，这是美国信息服务在香港被广泛流传的中文杂志；被由香港的信息服部门；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特派员；以及半政府组织的香港贸易发展局的贸易顾问/新闻记者；后来我接受了《中国邮政》的工作邀

请，有六个月的试用期，如果试用期结束，双方都感到满意，我将会签订一份长期合同，所以我辞掉了香港贸易发展局的工作，并开始为转型做准备。

第一次宣教事工

然而，在此期间，我感觉到神的呼召，要求我去新加坡进行短期的宣教旅行——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这样的旅行，因为它将持续一个月，而且我将没有收入，所以我必须相信神能满足我的财务需要。那时，我在新加坡不认识任何人，除了一个我只是在香港见过几次的基督徒商人。但是呼召是如此清晰强烈，我不得不顺从。

我记得当我付完机票，登上飞机时只有 30 美元，我不知道到了新加坡时要住在哪里，如果可能的话，我打算在新加坡的街道上睡觉。不管我为了主耶稣做了任何决定，无论这些决定看起来多么愚蠢，我亲爱的妻子总是会以她的祷告和信任来支持我。

令我惊喜的是，当我到达新加坡时，我在香港认识的教会弟兄周明带我去他家，他的房子就像一座豪宅，我在那里呆了整整一个月。神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在新加坡的两个福音派教会里宣教，其中之一是倪柝声在他早期去南洋宣教之旅中建立的。

大约有 200 人参加，我连续三个晚上在那个教会里讲道。第一天晚上，我在那次圣灵的洗礼里讲道，几乎没有任何回应；第二天晚上，听众似乎开始更留心听我所讲的信息；到第三天晚上，聚会结束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惊讶，圣灵突然间大大地浇灌，许多人站出来认罪

或悔改，说出他们缺少基督的爱。一个 80 岁的女士，她在那个教会度过了她的一生，后来告诉我：“我在教会里从未见过这样情形！”

那声音仍然很小

在新加坡逗留的最后一天，我接到了马来西亚槟城一位教会长老的电话，邀请我在他的教会里讲道。当我在电话里对他讲话时，圣灵显然对我窃窃私语：“你在新加坡一个月的宣教已经结束，你要返回香港，收拾行装准备前往台湾！”我知道那是主对我说的话，就像祂告诉我去新加坡一样的清晰。我没有选择只能拒绝邀请。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离开新加坡的前一天晚上，周明弟兄递给我一个大信封，他说，这是他的十分奉献，是给我在新加坡侍奉的，我数了下，发现总金额足以弥补我为了来新加坡宣教而放弃的一个月的工资！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祂忠实地满足我的需求，无论是在世俗的工作还是在做教会工作。

新工作，新挑战

1968 年秋天，我开始担任《中国邮政》首席执行官一职，除了薪水，还为我们提供了在报纸办公楼后面的一套公寓，我们住得很舒适。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们与政府和私营部门都有很好的公众关系，特别是与台湾的外国社区，包括当时的美国大使馆和台北美国学校的关系。我们很幸运为我们两个大孩子大卫和路得取得了全额奖学金，那时，只有中国的精英家庭才有能力把孩子送到美国学校。

我们安顿下来后不久，我们的信心再次受到考验。一天，我们发现六个孩子都患了流感，发烧、咳嗽得很厉害。他们的妈妈在家照顾生病的孩子，而我必须上班。在那时，我们在台湾买不起任何医疗保险，当孩子生病时，我们也不习惯带他们去看牺牲，我们只为他们的康复祷告，他们会总会康复。

当我下班回家时，看到所有六个孩子都躺在床上生病了，我和他们的母亲决定进入每间卧室，我们为他们得到神的医治，逐一地按手祷告，完成祷告后，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卧室，跪下来，大声赞美耶和华，约半个小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被教导赞美神是对付魔鬼的强有力的武器。几天后，六个孩子就都康复了！

孩子走丢和找回

我们在台湾最难忘、最惊吓的经历之一是关于我们两半岁的女儿以斯帖，她失踪了几个小时，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担心她可能被绑架，许多我们当中包括一些办公室工作人员，都在想办法找她。

那天下午，妈妈有事需要出去，当她离开我们的公寓时，以斯帖在妈妈不知情的情况下跟着她，当以斯帖想要追赶上妈妈时，妈妈走在一个十字路口，她转了弯，就离开了孩子的视线，不知所措，孩子就害怕，开始哭着寻求帮助。

邻里的一位女士看到了她在哭就想救助她，抱起以斯帖，把她带到自己的房子里。然后，她向附近的警察局报告了“失踪的女孩”。

值班人员立即打了个电话给报社并提供了要发布的信息，包括打电话的女士的姓名和地址。我的工作人员看到后，想着一定是他们首席执行官的女儿以斯帖。接到报告后，妈妈就赶到那位女士的房子里发现了她的小女孩在哭，当以斯帖看见妈妈出现在门口，她从那位女士的腿上跳下来，跑到妈妈的怀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感谢神，让她平安回来。

从台湾到美国

起初，我以为我们从香港搬回台湾是永久的。令我惊讶的是，在我在中国邮政进行的为期六个月的试用期即将到期之前，另一位报纸大亨俞志忠先生接洽了我，他是大众发行报纸《中国时报》的所有者和出版商，让我当他们的总编辑。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职位，因为《中国时报》是台湾两大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如果我同意了这个提议，将意味着我们可以按照原定的想法永久地在台湾定居，这本来也是理想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大多数孩子都是在台湾出生的，而且由于我与国民党政府和外国人都有良好的联系。然而，谈判遇到了障碍，该提议遭到他们报纸内高级编辑人员的强烈反对，于是俞先生随后提出了另一项提议——将我送往美国，担任中国时报社社长，并分配到华盛顿 D.C.，我拒绝这个提议，因为我想一直留在台湾。

奇怪的是，当我拒绝了这个提议后，我的心里没有平安，好几天，晚上我都无法入睡。我想知道为什么？神是想告诉我一些事情

吗？我回想：“在过去的六年中，我们在台湾和香港之间搬动了四次，我们是否要再次搬动——甚至搬到太平洋的另一侧？”我与正在祷告的妻子分享我的心思，她说：“也许神要我们搬到美国，我们为什么不为此祷告呢？”

当我们开始一起祷告时，奇怪的事情陆续发生。首先，我们的一个一起祷告的同伴黄弟兄在一天早晨突然来到我们的公寓里，他迅速拉起椅子坐下，他非常正式地对我说：“周弟兄，昨晚我在祷告的时候，主告诉我要告诉你，祂想把你送到美国。”这听起来很像中国时代出版社给我的第二个提议。约拿弟兄（后来成为“黄牧师”）继续解释了为什么他相信他是从神那里得到的话语。那天早上，在他来到我们的公寓之前，他正在我们举行祷告会的房子里独自祷告。外面的路因为施工被围闭起来，他对主说：“如果祢想让我向周大哥传达信息，请派遣一些工人清除路障。”他祷告完，抬起眼睛，看到封闭的东西正在被清除。

当他传达完信息后给我后不久，他的妻子安静（和平）来我们的公寓参观。她的举动很奇怪，她环顾了公寓，走遍了每个房间，看着每件家具，甚至是旧冰箱。然后她对我妻子说：“我听说你打算搬到美国，你有打算卖掉你们的家具，储物柜和酒桶吗？”南希回答说，“是的。”知道这是对她祷告的回应。南希没有告诉任何人，她一直私下里在祷告：“主啊，如果是祢要我们搬到美国，请派人来买我们的家具、储物柜和酒桶！”安静就是那个人，她购买了我们所有的家具，知道我们需要钱支付去美国的费用，实际上，

她支付的价格超过了家具的价值！

被神的话语鼓励

有一天早上敬拜时，主给了我这些鼓励的话语时，祂确认了这是祂的带领：“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赛 41：9-10）

即使卖掉了我们的家具，我们仍然需要额外的钱来支付我们六个孩子的机票。起初，我的雇主只支付我自己的机票；然后，令我惊讶的是，他也主动提出要支付我妻子的机票。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整个家庭的费用。我们一直在祷告，相信如果神计划把我们送到美国，祂将提供足够的资金。

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我们还必须出售自从在香港时就一直拥有的钢琴，神回应了我们的祷告，差派了一个主内兄弟。他曾经被神使用满足了我们八个月失业期间的费用，他买了钢琴，故意支付比我们要价高的价格，因为他想帮助我们买机票。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收到了在华盛顿特区为美国之音工作的老朋友杰克逊·周的来信，他提供了一个房子供我们暂时居住直到我们有定居的房子。这封信也是另一个激励我的象征：如果我们决定跟随神的带领，祂将满足我们在美国的所有需求。我也以此再次确认确实是神借着美国时代的工作机会将我送到美国。

由于我们筹集的差旅费仅够一家人从台北飞往洛杉矶（当时我们

的最终目的地是华盛顿特区)，我安排南希和孩子们接着乘坐火车继续，她可以探望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妹妹内尔（Nell）及其家人，直到我在华盛顿特区找到房子。

令人惊讶的是，在我们到达洛杉矶的第二天，探望 Nany 的弟弟 Robert 和他的家人时，我接到了朋友 Jackson 的电话。他很兴奋地说：

“祢的神真是照顾你们，我刚刚为你和你的家人找到了一所房子，它属于我的一位同事，他也是一位基督徒。这所房子已经装修好了，一些马里兰大学的学生现在住在那里；但是学校放假时，就可以住。房主说，因为你是神的仆人，欢迎你搬进去，你只需要付你能付的租金……”

这是我们祷告的又一个回应，甚至在我们离开台湾之前，我们祷告求主，为我们到了美国后提供两样东西：一所适合我们八口人居住的房子，还有一辆汽车。听说华盛顿特区的住房非常昂贵，而且要找到一个能够一家有这么多孩子的公寓并不容易。

这套四居室的房子位于大学公园，距马里兰大学不远，距美国首府仅半小时路程。由于房屋已租给大学生，因此家具齐全，并配有厨房用具。也有足够多的床给我们六个孩子！

神给我们的 V-8 奥兹莫比尔敞篷车的方式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我在纽约上班时，正在讨论联合国大会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持续辩论。在我回到马里兰州的路上，我停在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去拜访一个我在香港生活时曾帮过忙的朋友，他和妻子都是医生，并且每个人都有一辆车。他们刚买了一辆新车，打算处理掉那辆用了 10 年，但里程数很少的旧车。

我的朋友带我去一家中餐馆吃饭，在回他公寓时，他给我看了他们刚买的新车。然后，在不远的地方，我们停下来看到他们打算处理的旧车，他说：“我们一直在决定是否将其赠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会以 **1.00** 美元的价格卖给你。”

回到他的公寓，他以象征性的价格将所有权转给了我，从而完成了合法的交易。我立刻马上把车开到附近的加油站加满了油，非常感恩、喜悦地把车开回了马里兰！第二天，当我的妻子和我们的六个孩子坐火车到达华盛顿特区时，我用我们的第一辆美国汽车在联合车站接了他们。**V-8** 足够大，足以容纳一家八个人，还有所有行李。

适应美国生活方式

对南希和孩子们能在威斯康星州与妹妹内尔 (**Nell**) 和她的家人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是很好了，这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适应期，特别是对于一个中国的家庭主妇和六个孩子的母亲。在那段时间，我们的妹夫 **S.H.**何，正在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何氏一家后来移居夏威夷，在那里他成为夏威夷大学的终身语言学教授。

尽管位于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的四居室房屋的房主乐意接受我们能够支付的“任何租金”，但我还是坚持要签署以双方共同商定的租金的租赁合同。我们决定各自为这个双方同意的租金数字来祷告，我们决定分别祷告一个合理的数字，然后回来对比。瞧瞧看！——我们每个人独自得到的金额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就签订了租约。

我们在那所房子里住了不到一年。然后，在 **1970** 年初，我从公司

获得了无息贷款，并在大学公园的好莱坞区的下一个街，购买了稍微好一点的房子。这所我们在美国拥有的第一个房子，有三间卧室，地下室有两个较小的房间，一些供孩子们玩耍的地方，还有一间额外的浴室。饭厅在厨房外面的地方，刚够八口之家一起用餐，在厨房和饭厅之间有一个小窗户，可以传递食物和菜肴，当我们的第七个孩子玛莎（Martha）出生后，我们仍然让她挤在一个高凳子上一起吃饭。

家庭敬拜

尽管简陋的饭厅很拥挤，但我们在一起很开心，餐桌上总是充满欢声笑语。我决定将“家庭祭坛”（或家庭敬拜）纳入我们的生活，尽管我们缺乏财力，但灵里的联合，让我们在一起。我开始相信这么一句话“一起祷告的家庭，在一起。”我们不仅是一家人的亲密，而且很开心在一起读圣经和祷告。

我将餐桌上每天的敬拜纳入我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从一位纽约牧师那里了解到，这是保护我们的孩子免受这个世界的邪恶影响的最佳方法。尽早地建立家庭祭坛，用圣经和神的方式教导我们的孩子是很重要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 22: 6）。

我遵循了这一忠告，是因为我意识到作为父母的责任，就是将我的信仰长期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们，因此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可能会得到与我一样多的祝福，甚至更多。我意识到家庭敬拜的内在和持久价值，比参加教会聚会更为重要。我坚信神对每个家庭有着极大的应许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 20:6）。

第 11 章 在美国的第一次严峻考验

我们搬进自己的房子后不久，南希怀上了第 8 个孩子。在怀孕第

五个月，她的第一次产检前的一周时间，突然出现了严重的异常疼痛，我冲进她的房间为她祷告。当任何一个家人生病时，我通常会做祷告，而且神总是会回应我们的祷告。这一次，当我为孩子母亲祷告时，她越来越疼痛，以至于她开始尖叫。看到情况严重，我就将她送往乔治王子县医院的急诊室，她一入院，就抽搐发作，最终陷入昏迷。

一组医生检查后来发现，五个月大的胎儿在母亲的子宫中死亡，据医学报道，这是由于脐带过早分离造成血液中毒，她的病例被诊断为“子痫”，是怀孕后期的一种严重疾病。之所以没早点做产检，是因为我们认为一切都会正常，因为我们其他七个孩子出生时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当时没有健康保险可以覆盖。

孩子母亲因体内的死胎使她的生命处于严重危险之中，尽管医生考虑立即采取手术将其切除，但南希陷入了深深的昏迷，血压极高，她的生存机会只有 50-50，医生决定推迟并“等等看”。直到我妻子昏迷了三天，我才得到关于她病情的信息。

这消息令我震惊，我被震住了，不知道说什么。我立即拨打长途电话给台湾、纽约和休斯敦的教会朋友，请求他们为她紧急祷告。我们在纽约“立巨屋五旬节教会”的朋友们为她和我们家庭恳切、持续地祷告。

第二天我开车去医院看望她时，当我开始不断唱着熟悉的话语时，我的信心变得活泼起来：“主说，因我的灵，这山必被挪去，这山必被挪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每天都在去医院的路上唱，我意识到，那些为我们祷告的人使我的灵高昂，我的信心必激起和坚固，我开始

真的相信她会被治愈和恢复。

大约早上 8 点，我接到了医疗组一名妇科医生 Suki 的电话，“很高兴通知你，因为婴儿自己来了，我们不必对你的妻子进行手术，我们以为你的妻子很幸运了，但她仍然处于危急状态。”我把这消息当作神回应那些为我妻子祷告的第一个迹象。但是，当我继续每天去医院探望她时，她仍然处于昏迷状态，医生和护士试图反复测试她的反应，但无济于事，他们似乎都放弃了她的案子，在人看来，确实已经没有希望。有一次我在晚上探访时，询问治疗团队的一位女医生是否认为我的妻子会醒来，她的眼睛盯在呼吸机上，她简单地回应说：“我们只能等待……”

当我看到她躺在医院病床上昏迷不醒，一动不动，似乎处于绝望的状态时，我禁不住感到沮丧。她很弱、无法独自呼吸，于是做了气管切开术，为了让她挂上呼吸机，她全身插满了管子，她的头发散乱，脸色苍白，躺在重症监护病房，表面上看起来像一个垂死的人。我不敢带任何一个孩子到那里看到她那样的状态。

立巨屋教会的吴爱恩牧师几乎每天从纽约打来电话询问我妻子的状况，他请立巨屋五旬节教会之一的弗吉尼亚弗雷德里克斯堡五旬节教会的查尔斯·安德鲁斯牧师到医院为她祷告，好几次，他单程驾车约 90 英里，有一次，他带了一个传教士朋友到我们家为仍然在 ICU 中的妻子祷告，这个人怀着极大的信心，据说因为他强有力的祷告，曾把死者带回了家。

在他最后一次访问医院时，安德鲁斯牧师和我一起按手在南希身

上，同心祈求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当我们祷告结束时，我呼唤我的妻子，说：“孩子妈妈，我们来看你了！”许多天以来的第一次，她开始非常缓慢地将头转向我的床边，她睁开了眼睛仅几秒钟，然后闭上了，两只眼睛都充满了血丝。那一刻，我感觉到那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力量，正在她的身体内作工，以加快了她并开始移动。

然而，又过了一个星期，她才完全清醒和恢复意识。她昏迷了两个星期，醒来第一个问题是：“我怎么了？”她那时才知道自己在医院里。起初我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因为她做了气管切开术而失去了声音，我不得不请她重复她的话，以便我能读懂她的嘴唇，弄清楚她想说什么。

同时，当医院工作人员将她从重症监护病房转移到四楼的普通病房后，那个地方突然亮了起来——好像有人从死里复活了！在她被转移时，在同一层楼的两个或三个病人刚刚去世，在那里笼罩着一种阴郁的氛围，突然间，那里的护理人员的精神似乎低沉。又突然间，由于他们有了一个刚从长时间昏迷中醒来的新病人，护理人员的精神似乎就高涨了，就好像他们接收到了一个“复活”的人！

她出院的那一天，我带着她坐在轮椅上去到她昏时呆过的 ICU，感谢照顾她的医生和护士，他们看到她还活着，身体好了准备回家，都感到惊讶和高兴！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我说：“周先生，你很幸运能把你的妻子活着带回家。”一位治疗过她的医生问她：“你是周太太吗？我还以为你已经去世了！”

但是，到家时，她甚至都不认识我们停在房子前面的车，当我们走

进房子时，她也没有认出当时只有 12 个月大的玛莎 (Martha)，当她问：“那个女孩是谁？”时，我怀疑她是在长时间的深度昏迷期间失去了记忆或遭受了其它脑部损伤。有趣的是，她仍然可以回忆起我们有第一个孩子时发生的事情。花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她逐渐恢复了失去的记忆。除了我们许多朋友为我的妻子祷告外，在南希昏迷时，有两个基督徒的家庭分别独自地领受到同样的圣经，当他们给到这处经文时，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和鼓舞，就是《约翰福音》第 11 章 4 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在她昏迷时，我反复尝试与她分享这句有力的经文，尽管我无法与她交流，但我还是会在她的耳朵旁大声朗读这节经文，祷告并希望她能听到并受到神话语的鼓舞，这样做是因为有人告诉我，昏迷的人可以听到。我注意到她病床旁墙上的一个标语上写着：“小心说话，病人听到了。”我也大声地朗读经文，相信神的话语有治愈的能力。“因为处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路 1: 37）后来在家里，我问她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读的话，她说她没有。

那我们的巨额医疗账单怎么办呢？如前所述，当时我们没有保险可覆盖。但是神又一次供应了！祂似乎总是有办法帮助那些在迫切需要时信任祂的人。有一天，在我带妻子回家的前几天，医院的一名社会工作者要见我，和我确认是否我符合州医疗补助计划的条件。在审查了我的财务状况后，她说我可以向马兰里州申请州医疗补助。总共的医疗费用超过了一万美元，其中我只需要支付两千美元。因为医疗费

用的贷款没有利息，因此我可以每个月至少支付 **100** 美元直至所有费用还清为止。

无伪之信

我妻子濒临死亡的经历对我的生命、信心和家庭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教会了我如何在信心中成长，信靠神会供应我的一切所需，以及如何更爱我的妻子和家人。在那个考验期里，我学会了拥有“无伪之信”的含义，这是提摩太从他祖母罗以和母亲友尼基那里继承下来的品质（提后 **1: 5**）。这种无伪的信心是一种存粹的、纯正的，真正的和全心的相信神。

我回想那些日子，医生们用尽了他们的脑力、技能和医疗技术，试图使南希从昏迷中醒来，他们似乎都竭尽全力了，实际上，他们对救活她已经无能为力，而表面上看来，这也是一个完全绝望的状态。但是，即使我的信心很小，我都没有放弃希望，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学会信靠神，因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于祂。我还知道我需要在主的恩典和真理上成长，我曾经常告诉别人耶稣所说的话，“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 **9: 23**）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有很多不眠之夜，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妻子无法被唤醒，我和我的孩子们唯一的希望，祷告祈求他们的妈妈会醒来。当她在重症监护病房时，我越看望她，我心里越感到沮丧，在我里面圣灵通过我的绝望告诉我，“打那美好的仗”或“”我开始对她感到更加沮丧。我的绝望使我内心的神灵说：“为信仰而战”或“凭着

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参提后 6：12；林后 5：7）

我们的三个孩子——一个一岁，一个两岁和一个四岁——都太小了而不能没有母亲。一些在台湾认识南希的基督徒妇女恳求神保守她的生命，她们会祷告：“这些小孩子们需要他们的妈妈！”我也大声地哭着祈求：“请为孩子们而挽救她的性命。”我祷告求神将她的生命至少延长 15 年，直到我们最小的孩子 16 岁了，那时她就可以开车和照顾自己了。我延长她生命 15 年的请求是借鉴圣经中的犹大王希西家（公元前 726-697 年），先知以赛亚曾告诉他，他将要死了，希西家痛哭，求神救他的性命，神听见了他的祷告，让以赛亚回去告诉希西家，“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参赛 38：1-5）

南希当时 42 岁，神不仅听了我的祷告，还更多赏赐给她更长的年岁，比我当初祈求的更多。今天，按中国人的计算，她已经 90 岁了，在各方面仍然强健，我们世代都将赞美和荣耀都归给神！

第 12 章 一次相遇改变了我的生命

我正准备从台湾搬到香港，以便在 1967 年初开始我的新工作。我

的英国传教士医生朋友唐纳德·戴尔博士 (Dr. Donald Dale)，他正在台北参加中国基督徒聚会，他告诉我，一位来自纽约的美国牧师将要在台湾举行特会，问我是否愿意担任他的翻译。当时，我正忙着打包行李，也没想太多，只是说：“可以，如果这是神的旨意。”

通过 Dale 博士和他的妻子 Penelope，我认识了荣耀秀姐妹，她是来自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传教士，在台湾建立了锡安堂，她与吴老牧师在纽约布鲁克林建立的立巨屋五旬节教会有联系。在纽约，立巨屋教会正在为吴老牧师第一次的陪灵特会寻找“合适的翻译者”而祷告。我从没想到与这位美国牧师的会面会是我生命和事工的重要里程碑。

一个新的里程碑

直到我们来到美国，我才知道吴老牧师是美国和欧洲著名的五旬节传道人，神的作为被大大的使用在帐篷聚会中，他的侍奉都带着神迹和奇事。他多次去战后的欧洲，最终在德国、奥地利、南斯拉夫、瑞士和其他欧洲国家建立了许多教会。他在布鲁克林的家庭教会也扩展到纽约和新泽西州的许多其他地区以及北弗吉尼亚。这些教会统称为“立巨屋团契”。我于 1979 年在马里兰建立的中华基督教会，由于我与吴老牧师的连结也成为该团契的一部分。

发生了几件事，使我相信与吴老牧师的相遇是一次神圣的约会。除了他在纽约的教会为提议的台湾特会和合适的翻译者祷告外，在香港，我的妻子和我也在祷告确认我是神所要的那个翻译者。通过一系

列事件，我被带领相信这是神为我所安排的，去台湾作他的陪同翻译。

当时，我的妻子怀着第 6 个孩子，叫 **Susanna**，她的预产期和台湾特会的预定日期冲突，我特别祷告希望孩子在我离开前出生，以便我可以放心离家。我们家的帮手，她那时还不信主，当她每天听到这么“奇怪”的祷告时都会大笑。宝宝在台湾特会开始的前三天顺利出生，这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来带孩子和她的母亲从医院回家，然后打的士去机场，乘飞机去到台湾。顺便说一下，我们家的女佣后来成为了基督徒。

那年早些时候，香港的一家航空公司在做促销活动，飞往台湾的票价优惠了 50%，我当时用了这个折扣购买了香港往返台湾的机票，当时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使用，六个月后，我竟然用了它飞往台湾，为吴老牧师的陪灵特会进行翻译。

现代的劳伦斯弟兄

当我到达台北时，吴老牧师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是：“你的到来对我也是一种确认。”显然，他是在寻求和确认自己的台湾之行是否是神的旨意，他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见的执意遵行神旨意的人。他似乎被圣灵充满，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场合，他都不断地与神交通。我有这样的特权，也很高兴可以在特会中和特会外都能和他在一起，见证了他如何住在圣灵中，被圣灵带领。他确实是一位被灵性充满的传道人，我将他称为“现代的劳伦斯弟兄”——十六世纪的圣徒，著有《与神同在》。在吴老牧师第一次的台湾特会，我记得为他翻译时，圣灵如

此丰盛地浇灌在与会者中间，几乎所有人都长时间地大笑。加拿大苏格兰传教士荣耀秀小姐，是一个非常严格而内向的人，在我也无法控制地笑到我的肚子发疼的时，她也开心地笑着！我对主说：“够了，主啊，够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在圣灵中被喜乐充满的聚会，回想起来，我会形容吴老牧师的事工是“完全被圣灵开启和带领的”。

令我惊讶的是，正如我为他翻译的那样，我们里面是如此合一和和谐，以至于我觉得我们是在同一个灵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触动我的灵，好像那些话是我自己的，但被吴老牧师非常有力地表达了！在基督徒的特会或是为演讲者翻译，我都感到如此的自由和释放，正如圣经所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哥后 3: 17 下）神的灵真实地带领了那些聚会，当我们结束了第一次聚会时，他对我说：“我们俩都在宣教。”

最难忘的经历

我与吴老牧师在一起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是在台北郊外沟子口锡安堂上午的聚会，只有大约二十几个人参加，其中许多是当地教会的牧师和传道人。他正在讲的主题是“基督的谦卑”，在为他解释时，我被转变了一种属灵的状态，我发现自己独自跪在主耶稣的面前，好像旁边没有其他人，祂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学习像我一样谦卑。”我被完全地为一种精神状态，我发现自己独自跪在主耶稣面前，好像周围还有其他人一样，祂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学习谦卑，因为我也是谦卑的。”我当时完全忘记了自己还在为吴老牧师的讲道在作翻译，这真是一种

不寻常的经历——我永远不会忘记。

尽管我和吴老牧师，在他 1967 年台湾的陪灵特会期间仅仅相处了两个星期，但他在生命和事工的榜样，与神同行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持续地影响了我的生命，事工，以及个人与神的关系。

两年后的 1969 年初，我正准备去美国担任台湾《中国时报》的华盛顿记者，我一直期待着在纽约再次见到吴老牧师，非常遗憾，我从荣耀秀姊妹那里得到了一个伤心的消息，吴老牧师去了主那里。他不仅会被我怀念，还会被许多受益于他的事奉的人所怀念。他活到 76 岁，从未结过婚，一生致力于尽心、尽意、尽力侍奉他所爱的主耶稣。

新的关系

1969 年 9 月，我去纽约的第一份工作是要报道联合国大会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代表权问题的辩论。尽管吴老牧师去了天家，我还是决定去下布鲁克林的立巨屋五旬节教会，带着我和他在台湾的陪灵特会的合照，说明我曾做过他的翻译。我遇到了他的侄子埃德温·H·沃尔德福牧师，他接替了吴牧师担任教会的主任牧师，他热情地拥抱我，邀请我去他们家吃晚餐，在他的家中，我还见到他的妻子伊迪丝和他们的三个孩子。

立巨屋团契亲切地称呼他为“吴爱恩弟兄”，通过他，我遇到了贾德纳牧师及他的夫人，以及由立巨屋五旬节教会建立的夏季营会和退休营地——Prigim 营会的联合主任，还有与该团契相关的许多其他牧师和传道人。吴爱恩和哥登·贾德纳（Gordon Gardiner）是立巨屋教会

的两位最资深的牧师，贾德纳先生还是教会出版物月刊《生命面包》的编辑，以及罗炳森师母的自传《荣耀的光辉》的作者。他曾在 1985 年我开始任全职牧师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我们在马里兰，一起庆祝了立巨屋教会成立 60 周年以及我们的中华基督教会成立 6 周年。

在我建立马里兰中华基督教会之前，我辞掉了世俗的工作在纽约住了大约两年，我以为主会希望我在皇后区或唐人街那里开一间教会，因为那里是中国人密集的地方。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家人参加了奥松公园的好牧人教会，是属于立巨屋团契的教会之一，弗兰克和艾玛·波斯塔担任牧师。我也尽可能经常去立巨屋教会，尤其是参加每个星期一早上在信心家庭举行的牧师祷告会。逐渐地，我感到自己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了，我也有机会拜访了立巨屋团契的其他教会。随着我与团契牧师之间的关系增进，任何牧师有事缺席时，我都会被叫去替代他周日的带领。因此，我知道了在纽约新泽西几乎所有的立巨屋团契的教会。

在我仍受雇于《中国时报》的时候，每当去纽约工作时，我都会选择留在属于立巨屋教会的信心之家，这样我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可以选择住在纽约的任何一家酒店，费用都由公司负担，但我想参加他们的聚会，因为那里神的同在非常强烈。信心之家的人总是热情地接待我，并给予我极大的友善和款待，我感到很荣幸，特别是他们安排我住在已故的吴老牧师曾住过的同一间卧室。主甚至还祝福我在那个房间里写的新闻报道和文章，并寄给我在台湾的报纸。一些报道已经引起了台湾总统蒋经国（是我的老板于志忠先生所说的蒋

介石总统的长子) 的关注, 他也一直跟进我从美国发回的报道, 在他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之前, 两次在台湾接待过我, 我相信这也是我能晋升为台湾中国时报首席执行官的一些原因。

当我们住在纽约皇后区时, 我等候神时寻求, 祂让我去参加立巨屋教会, 是为了让我给这个城市做些什么呢? 埃德温弟兄和贾德纳弟兄都多次为我祷告, 特别是我有想法打算在曼哈顿唐人街开一座教会。埃德温弟兄至少两次对我说: “如果你要在纽约开展华人的教会工作, 欢迎你使用我们立巨屋教会的副堂。” 但我对他说, 我还没有圣灵明确的带领。不管怎样, 我继续参加立巨屋团契的各种聚会, 特别是星期一早上的牧师祷告会, 在那里我的属灵收获很大。

耶和華以勒（神是供應者）

没有固定的收入, 在纽约的生活并不容易。我们的信心再次在金钱上得到了验证。当时我们有五个孩子, 尽管我的报酬是按照所写的稿件逐份得报酬的, 我们经常生活拮据, 例如, 一个星期一早晨, 当我站在冰箱旁时, 我的妻子没有说话, 打开冰箱门, 向我展示了里面几乎是空的, 我明白她的意思了, 说: “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在我离开家去信心之家参加聚会前我们一起祷告, 我的妻子在我身后告诉我, 她受到“主祷文”的鼓励: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太 6: 9-11) 在那天早晨的祷告会结束时, 吴爱恩弟兄走到我身边, 正要离开我时握着我的手, 他在我手里塞了一张钞票, 对

我小声说：“这是我的十一奉献。”我知道那是钱，当我上车时，我看到是一张 20 美元的钞票，在 1970 年代算是很多的。在回家的路上，我在一家超市停下来，买了四、五袋食物，足够养活我们一家大约两个星期！

纽约的住房现在都要比马里兰州的贵得多。幸运的是，我们免费住在一个在香港认识的基督徒朋友的公寓。她在皇后区艾姆赫斯特购置了房产，我被要求作为她的授权人，代表她完成房产交易。她邀请我们住在那里，希望我能开始一部分的工作，但是事情并没有达到她的预期。两年后，我们搬回了我们在马里兰州的房子。

我经常想知道为什么主带领我们到纽约，并允许我们在纽约住了两年，但似乎并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成就。当我等候神时，主向我慢慢地显明，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预备的时间，神要训练我，并进一步装备我，让我能依靠圣灵带领去服事。回想起来，我不禁要感谢神，我从立巨屋团契中得到的属灵收获，如果没有这些，我将无法承担起祂所给我的事工。

第 13 章 最后世俗的工作

在台湾得到《中国时报》华盛顿记者的职位时，我以“马其顿的呼声”（参徒 16：9）来到美国——最终按祂的意愿去服侍神。甚至在这个机会出现之前，我就已经准备好回应神的呼召，以任何方式、去祂差遣我去的任何可能的地方。因此，当神在纽约为我开了一扇门——在市区住在免费的公寓，我辞掉了世俗的工作，开始为神工作，“靠信心生活”，完全依靠祂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这也是我与立巨屋教会朋友建立更多、更亲密关系的很好的机会。

尽管我们在纽约住了两年，似乎一无所获，但我们的旅居却没有白费：我们学到了一些可能在其他地方都不能学到的宝贵经验，后来证明这些收获不仅对我们在马里兰州的家庭和教会有益，也有助于我以后的事工。

返回马里兰

我们搬回马里兰州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找不到租客，房子空置了两年。1977 年初的一天，当我前往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进行事工的路上，我的妻子不得不赶回马里兰州，一个人处理地下室的严重的漏水问题。我们不得不反复处理这一问题，再加上长时间无人居住所导致的其他房屋问题。在我们各自的早祷中，我们俩都得到了主的话，表明我们要回到在马里兰州的房子。

非比寻常的是，主分别给了我们相同的经文，《利未记》第 25 章

13 节，“这禧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我们确信这是主对我们俩在说话，现在是时候该回马里兰州“返回我们的地业了。”回到马里兰州，问题是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我需要知道我应该在马里兰州建立教会还是返回我世俗的工作？我祷告了很多，寻求神指示我前面当走的道路。

有一天，我问我的妻子和六个孩子，他们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度过特别的禁食祷告日，特别为了寻求神的带领和指引。他们都同意当天不吃三餐，以便我们一家人可以在一起祷告。我列出了一些工作机会，包括我在台湾的前雇主。

我还给纽约营地的贾德纳弟兄打了个电话，请他和我们一起祷告以寻求神的指引。作为立巨屋团契两位最属灵的牧师之一，我很敬重他。两个月后，他回信暗示我暂时返回世俗的工作，继续等待神明确的指引，同时养家糊口。

神的供应

我开始寻找工作，神的供应，席斯帕克斯曼参议员，曾经是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他对我个人求职感兴趣。过去担任中国时报驻美特派员时，我曾就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访问过他。他通过他的新闻秘书得知了我的需要，我和他的新闻秘书很熟悉。即使我没有提出要求，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写了一封推荐信发给了美国之音的主任，恰好是他在同一州的老朋友。

在向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递交了一份冗长的联邦职位申请书之后，

我收到美国之音，国际广播的中文版的面试邀请并接受新闻翻译播音员的测试，这是美国国务院下属的美国新闻属的国际广播部门。我一下子成为美国公务员系统的雇员，比平均入职水平高一个等级。我从没想过一个美国参议员会成全我最后的一份属世的工作。

就我而言，VOA 的工作本来应该是临时的，但却持续了八年。我没想到它会成为长期的，跌入深渊的“炼狱”。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样（参但 3: 24-27）！我曾列出了六个不同的工作机会，但这个是最不愿意去的单位。

在我三十二年的新闻界的工作中，我在台湾、香港和华盛顿的各种新闻机构担任过十二种不同的职位，其中包括在三家主要报纸上的主管职位，但美国之音的工作却是最不愉快的。他们支付的报酬还算不错，但是工作环境却不行。很多部门间的政治冲突和争吵，一位前雇员曾经悲伤地说：“那个地方会让你发疯！”甚至在我开始在那里工作之前，有内部同事就提醒我说，“这个地方就像炼狱！”

神更高的美意

然而，当神调动了美国资深参议员让我处在“炼狱”中，并让我在那里受试炼和熬炼了八年，想必祂对我的生命有更高的美意。基于我资深和广泛的新闻背景，我自认为我更了解如何运营美国之音的中文部分。经过最初几年的工作并观察那里的工作运作方式，我得出结论，这些人要么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要么不知道自己在作什么。

我非常想改善中文服务中的新闻运作，但是我不在那个职位，感到沮丧和无用。更糟糕的是，当我被分配要上夜班时，我不得不向每位

值班的新闻编辑汇报工作，其中许多人都很年轻且经验不足。我对上夜班的想法犹豫，开始讨厌自己的工作，事实是每一个人每次都可以当我的老板。我曾经是三大报纸的前首席执行官，以前有数百人在我下面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我想为什么我的专业经验得不到认可和采纳。有一天，我听到主轻轻地对我：“我不是要带你来改变别人，而是要改变你，让你成为我想要的你！”

然后，我开始理解为什么神把我放在那个可怕的地方，并让我呆了那么久。为要让我谦卑和倒空，破碎和剥夺我隐藏骄傲和自以为是。我不知道我仍然需要学习服从，忍耐和宽容；我必须学会爱和接纳他们本来的样子，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特性，神希望将这些特性浇灌给我的灵里，以便使我成为一名真正的仆人，追随耶稣，成为祂的爱人。

神知道了我所缺少的东西，他总是知道何时，如何以及在哪里满足我的需求。但是我从没想到我会花这么长时间来学习我需要学习的课程。我发现自己在圣灵的学校是多么差的学生。所以，我的上一份世俗工作实际上是一门高级培训课程，目的是进一步为我的全职事奉做准备。我是多么想逃离那里！我非常努力地寻求新工作或被调到另一个部门，我只想离开那火热的炉子！但是只有神的时间到了，祂才会带我离开那个“炼狱”。

我记得当我 1980 年取得美国公民资格以后，我想我可以在需要公民资格的联邦政府其他机构有许多工作机会，我申请了联邦工作清单中的职位，多达 42 份。对面试官来说，我对我申请的某些职位“资格太深”。但是我内心说：“没关系，给我一份工作就好！”他们一点都

不知道我是拼命地想辞掉我在职的工作。

八年快结束时，苦难和熬炼几乎变得难以忍受，所以有一天下午我离开办公室，想找到一个可以向神诉苦的地方。我对自己说：“我实在忍受不了了。”当我走到楼上的会议室时，我似乎听到一个很大的声音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约 14：19 下）它像锤子一样打在我身上，我立刻从黑暗和忧郁中解脱出来，重新充满了盼望、力量和信心继续前进！

我立刻回应主说：“是的，主！只要你让我呆着，我就愿意呆下去。”这个声音对我来说是一个警钟，提醒我主耶稣还活着，祂住在我里面，使我有能力战胜世上的艰难和考验！

在这漫长的熬炼中，我深深领会了这段经文的精义：“神关的们，无人能开；他开的们，也无人能关。”（参启 3：7）。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学到了一些受苦对基督徒的意义，这对我们的灵命是有好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罗 5：3 下，4）。大卫王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诗 119：71）

约伯是一个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可能除主耶稣以外，他比任何人遭受的苦难都多。约伯在受熬炼时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伯 23：10 下）。

靠着神的恩典，我也可以说苦难对我是有好处，因为这使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基督徒信徒/牧师、父亲和丈夫。我意识到，如果没有上一份世俗工作对我的熬炼，我就不会成为一名好的牧师、爱神的子民，无论他们的种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或缺乏宗教信仰，都可以照他们原

来的样子接受他们。

被呼召全职事工

当我告诉主我愿意在需要的时候继续任职之后，祂开始向我显现对我未来的计划，现在是时候我要全职服事了。我知道这意味着我们将要信靠神来满足我们的需要。那时，我们的教会还很小，没有资源来养活九口之家。

我担心的是，由于我们的三个孩子仍在上大学，如果我辞职，他们将如何完成学业；我还担心我们每月要偿还的抵押贷款和许多其他账单。所以，我和妻子一起为这个至关重要的决定祷告，我们求神确认和保证祂将满足我们的需求，并确保我们的三个孩子及时完成大学教育。

1984 年 11 月，在为离开我的工作祷告了一个多月之后，主内的弟兄，来自我们教会的著名画家杨宪明，他来我们家，想提请送给我们圣诞节的礼物，是一副有山有树的画，上面有飞鸟。画上写着：“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而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太 6: 26）这个信息很清楚。我们继续祷告，请求神进一步确认，以消除我们对财务需求的忧虑，并给我们带来完全的平安，让我们充满信心过“信心的生活”。过了几周，神带走了我所有的烦恼和疑虑，使我获得了完全的平安、喜乐和信心。

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在办公室对我怀有敌意的人突然成为了我的朋友。他们和我的其他同事一起在一家中餐馆举行了大型的欢送晚会。很感恩能愉快地离开 VOA，虽然曾经是不愉快的工作环境，也能有一个好的结束，只有神能做到。

当我担任全职事工时，我们的教会只有五年，我靠着圣经和圣灵的带领下，相信我不应该从教会领薪水，我要接受牧师的职责不是当作工作，而是为了神的呼召，我要寻求神的供应，有了这样的领会，我甚至没有提到薪水的问题。但是，教会便开始自愿地以十一奉献和向神自由奉献的形式支持我们。

最后，我们的三个孩子，约翰，苏珊娜和玛莎，不仅完成了大学学业，而且还从哈佛，哥伦比亚和乔治敦等著名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完成了他们的研究生院。还有一个还获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士学位。

第 14 章 从新闻记者到牧师

十几岁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我从没想过要成为新闻记者或教会的牧师。但是，我记得，即使在我二十多岁年轻的时候，我的一些同事朋友打电话给我就开始叫我“周牧师”。当时我只

把它当作一个绰号，听起来也还不错！但是全能的神对我的生活有计划，只是这个计划尚未显明。作为一名基督徒，我坚信圣经的真理，神为祂的每个孩子甚至在他们出生之前都已经有了计划，这是计划是永恒的，会向那些爱神并相信神的话就是圣经绝对真理的人显现。

在美国学习中国学生最显著的课外活动之一就是他们积极参加大多数大学校园里的圣经学习小组，其中有些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生和交流学者通过圣经学习，信了基督，这些圣经学习小组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各组织机构，如校园传道会、校园基督团契、领航者，等等。

美国的许多华人教会都是来自小型的圣经学习小组，马里兰的华人基督教会也是如此。

实际上，这座教会始于一对基督徒夫妇的私人住宅，他们最近从塔拉哈西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每个周末只有我们少数人相聚，而且随着出席人数的稳定增长，我开始被呼吁要开始建立教会，为了让其他人可以参加。必须记住，我们来到美国的最终目标是作神的事工，新闻媒体的工作只是我的谋生手段。在这些呼吁声中，我决定寻求神的明确指引，以确定开始建立教会是否是主的意愿。

当时，我已经在美国之音工作了两年，在这期间我一直带领圣经学习小组。借着第一个年假的机会，我开车穿越美国大陆，将我们的一辆汽车送给了我们的女儿露丝（Ruth），她正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读书。我的妻子、四个年幼的女儿、儿子约翰（John）和他的一个朋友也来了，两个年轻人轮换当司

机。因为我们了解了很多国家公园和大峡谷有了很多了解，所以沿途去了些景点，一起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但是在返回的路上，我是一个人开，我只记得每天要开车八个小时，我们连续五天才回到马里兰州！回到家时，我对自己说：“再也不要了！”不过，我认为如果有可能的话，每个人一生中都应该经历一次。

第二年暑假时，我决定抽出一个礼拜来禁食祷告，只想与神独处，我希望自己能亲自听到神对我说是否要开始建立教会，以回应我们圣经学习小组的呼求。我联系了弗吉尼亚州鲍灵格林五旬节教会的沃尔特·费特牧师，问他我可否去他的教会呆几天，为了寻求神。我们是在纽约时通过里奇伍德五旬节教会认识了费特牧师和他的妻子安妮，在他们的建议下，我在鲍灵格林教会聚会了一段时间。

菲特弟兄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将我安置在一个他已故母亲住过的拖车房，这个移动式的房屋有两间卧室、浴室、厨房和一个客厅，淋浴，厨房和一间客厅，位于教会上面。令我惊讶的是，他在冰箱里放了很多食物，包括“幸运饼干”，对我说：“就像在你自己家一样。”实际上，我不想吃任何东西，去到那里我只想祷告和读圣经。

第四天，大约在早上十点钟，我正在灵修，突然间，我感到房间有一种强烈、确切的同在，好像有人走进来，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在我灵里面，我毫无疑问立刻知道那就是主耶稣！通过圣灵，祂向我说话，直接带我打开圣经到《以赛亚书》第 55 章。当我开始缓慢而专心地阅读时，神给了我关于在马里兰州建立一个新教会的具体指示，除了这

些指示，祂明确应许我，如果我忠实地跟随祂的带领，祂将会满足我。

当我认真读这章时，我感到圣灵以一种新的方式逐句地对我说话。下面时当时给我的指引，我在 1979 年 6 月 14 日记录在了我的钦定版圣经中：

1. 你要高举耶稣基督，让祂成为主，总指挥者。
2. 你唯一更多渴慕的是基督，祂在一切之中。
3. 你要全心寻求主，就必寻见祂。
4. 你会享受与主的同在，和祂保持永远的关系。
5. 你要忠实地传讲祂的道，因祂的道不会消失。
6. 你要带领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祂是他们所有问题的答案。
7. 你要帮助人被圣灵充满，跟随圣灵而行。
8. 你不要有自己的安排，而是知道神的意念和道路高过人的意念和道路。

只要我忠实、始终如一地履行我作为牧师的职责，作为回报，神应许为我们做以下的事：

1. 神的同在将在我们中间显现。
2. 祂会把人带到我们的教会——我们以前从未认识的人。
3. 祂会用圣灵为他们施洗，赐给他们平安和喜乐。
4. 祂会让人认识祂，并与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
5. 祂要加入教会，使教会得救。
6. 祂会使祂的话语发出，结出更多的果实。
7. 这样，祂会使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成为永远的见证。

带着主的这些指示和应许，我去找马里兰州贝尔茨维尔的神教会福音堂的格兰维尔·史莱牧师，问他是否可以出租他的设施给一个中国教会在每个星期日下午聚会使用，因为他们周日早上有自己的礼拜。当我要出去纽约新泽西地区的一些中国教会讲道时，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就会去这座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问史莱牧师我们用他的教堂，应该付多少租金？他回答说：“不用担心租金，神会供应的。不用管房租。”我把这作为神的另一个确认。

1979 年感恩节那天，马里兰州中华基督教会应运而生，作为创始人和牧师，我向在我宣教过的华盛顿特区的所有朋友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参加我的就职典礼。第一个星期日，教会挤满了一百多人。礼拜充满了神同在的荣耀，大家都充满了喜悦，赞美和感恩。这确实是一个盛大的开幕，也是我们新教会的历史性日子。

新的功课

教会开始不久就发生了令人费解的现象，我也感到困惑，第二个周日敬拜的出席率突然下降了近 50%，在随后的周日，出席人数急剧下降的势头一直没有减弱，直到只留下少数几个人。只有我的家人，还有我圣经学习小组的余道杰弟兄和他的妻子英姊妹。参加第一个周日礼拜的人去哪里了呢？他们为什么突然不来了呢？是我说错或者做错了什么让他们离开了吗？

我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唯一可以给出的解释也许是我的服侍和他们传统礼拜的方式不同，我们不是将讲道作为星期日礼拜的主要

内容，而是会花大量时间安静等候神，对他们很少听到这个词的人来说无疑是新的。他们很显然是因为我们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而不来了。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我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这种尴尬的局面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有时候我发现自己主要是给我的家庭成员讲道，我想：“如果是这样，我本可以在家里向他们讲道！”不然的话，我不能关了刚刚建立的教会啊。我陷入了困境，忍不住要问：“主啊，你为什么 not 按照你的承诺待人来？”我一次又一次地问同样的问题。

在一个周日下午，只有几个人参加的服侍之后，我重复了这个问题，令我惊讶的是，主用简洁的英语回答了我这个问题：“你想要我还是只是人群？”我回答说：“比起要人来，我当然更想要你，主。”另一次当我对出席人数不足感到不满时，主再次让我惊讶，问：“你想要很多参加的人还是要我神圣的同在？”

我突然意识到，我没有遵循主所给我的指示，即：高举祂，更多渴望祂自己，而不是更多的人数；尽全心寻求祂，我才能寻见祂，祂充满万有。我似乎忘记了一件事：拥有基督自己和祂的同在，就拥有我所需要的一切！

焦点错了

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焦点错了，应该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人的身上；应该在乎的是祂的同在而不是出席的人数。后来，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做神让我做的事情，祂在教导我属灵的功课，这些才是有

永恒的价值，但是我的眼目却一直定睛在外面的事物上，比如“更多的人”，这些只有暂时的价值。这次转变，不仅使我的焦点被重新调整，而且我的价值体系也得到了适当的调整。

主借着这个特殊的经历向我浇灌了这个重要却简单的真理：我必须先拥有祂和祂的同在，才能满足其他人的需求。正如耶稣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约 15: 5 下）。服侍，这本质上是圣灵的工作，我发现主说的“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 4 : 6 下）。因此，我们必须有圣灵的恩膏降在我们身上，以便成为神手中有用的工具。

一直注视耶稣，这是成功事奉和基督徒生活的秘诀。“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希 12: 2 上）在我们教会起步的头几年，我们在讲台上挂着这句重要的经文，每当我感到低沉或沮丧时，我都会将目光转向这些话，然后我灵里面会很快振作起来！这是主给我的物价的功课！成为我这些年来，生活和事奉的秘诀。

教会开始成长

当我知道了一直注视耶稣并始终将耶稣置于教会服事的中心，正如祂所应许的那样，开始将人带到教会——都是我们之前不认识的新人。尽管人数仍然少，但新来教会的兄弟姐妹都是真正爱主和渴慕更多要得着主的人。他们如此宝贵，一个人相当于 10 个普通的信徒。

就像耶稣说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 12: 32），我记得主耶稣嘱咐我的第一件事：要在凡事上高举祂。

当我尽力去顺服祂的带领时，主开始让我的心渴慕要祂，正如祂所应许的，祂会以奇妙的方式在我们中间显现祂的同在。

除了周日下午的服侍外，我们还与那些想花更多时间寻求和等候神的人进行了第二次聚会：我们大概有 **12** 个人在每周六早上六点，定期聚会，只是安静等候神和祷告，不管下雨还是冬天下雪，这些“早鸟们”都会来一起寻求神。这种特别的每周聚会持续了十年，有些时候，教会被雪覆盖了，先到的人会铲雪清理出车道。

对于新教会的指导和应许之一就是“当趁耶和華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赛 **55: 6**）。那些来聚会的人都是真正寻求主，爱主，以个人的方式发现主的亲近，真实和宝贵。神向那些真正想遇见祂的人，彰显祂的同在，向他们显现，来荣耀祂的道。

随着教会人数的增加，我们开始每年举行两次基督徒的退修会；第一次，就是被成为“感恩节周末退修会”，以纪念教会在 **1979** 的感恩节成立。第二次，被成为“纪念日退修会”，主要是为了让会众放松，花时间安息和等候神，许多来的人在离开时都被更新，被重建，被坚固。如圣经所说：“……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从新得力。”（赛 **40: 31**）。

在头几年，我们在鲍灵格林福音堂举行我们的感恩节周日退修会，这是一个位于弗吉尼亚州南部乡村的小型美国教会，尽管在文化和语言上有差异，但是我们的中国基督教会也和他们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随着更多来自其他教会的人开始参加退修会，我们不得不搬移到另一个距离 **25** 英里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五旬节教会。十二年后，我们获得了

马里兰州银泉市的西班牙裔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租约，可以容纳 **250-300** 人就座。我们搬迁了教会，以适应教会日益增长的会众以及感恩节周末退修会的扩大。基督复临安息日教友，就像基督信徒一样，是一个基督教派，他们在周六而不是周日的定期敬拜来守安息日。

另一个有助于我们教会的属灵成长和发展的年度活动是由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立巨屋五旬节教会的劳动日营地和退修中心。很多都是来自我们小的教会，前往纽约北部的 **Pilgrim** 营地参加劳动日周末退修会，由立巨屋团契被圣灵膏抹的传道人教导以及传讲神的道。

朝圣者营地 (**Pilgrim Camp**) 成立于 **1946** 年，其名字取自约翰·班扬的著作《天路历程》，并以此纪念从英国和欧洲移民到美国的朝圣者。该营地的座右铭是：“圣洁归主”。自成立 **70** 多年来，该服事一直致力于使神的圣洁成为与营地相关的一切的焦点。营地最大的吸引力是神强烈的同在，这从那些参加营地聚会的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生命的改变中可以得到见证。我们很多人在营地的劳动节周末退修会都得到了神丰盛的祝福和坚固。

我个人从退修会中获得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观察属灵的人如何在圣灵的带领和引导下进行基督徒的聚会或新约教会的敬拜。特别是贾德纳牧师的带领方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圣灵的引导下主持聚会。尽管他宣称一个人永远都不知道圣灵带领聚会的“迂回曲折”，但他似乎仍然知道会议的流程，每一步如此恰当、优美地进行，他也是一位出色的圣经老师。

贾德纳夫人，我们叫她加卡罗琳姐妹，她经常弹着风琴上，但恰到

好处地，她总会提供一个预言性的话，非常符合提供贾德纳牧师所教导的“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听说她之前是一个颇有恩赐的传道人，但是他们结婚后，就顺服她的丈夫。

然而，每当她被圣灵感动时，她都会是丈夫的好帮手和支持者。我从未见过一对夫妇可以像他们那样在圣灵的开启下如此合一，证明自己是丈夫的绝配和支持者。我从未见过在圣灵的启发下，夫妻团队如此和谐、合一地协作。

全职服侍

在我们教会的头五年中，我还在华盛顿的美国之音工作，尽我能力花了很多时间牧会，随着教会人数的增加，对我的时间和精力要求也越来越高。直到 1984 年末，神再次召唤我出来，靠信心全职服侍祂。这意味着我不再有薪水，凭信心生活，只依靠神来满足我的所有需求——这是我全职服侍所被教导的。

第一次神呼召我出来全职服侍是当我在香港接受了圣灵的洗礼后不久，在一个深夜，我发现自己在与神进行着某种对话，不记得沟通是怎么开始以及全部的内容，但我仍然想到以下简短的对话：

神：“我要你出来全职服侍我。”

我：“是的，主啊！但是我现在不能就出来，因为我还要养活我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我知道我不会向任何人要钱，而是完全依靠你而活着。”

神：“跟随我，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我将满足你们的需要。”

我：“但是，主啊！我还没有为过这种信心生活做好准备。”

神：“如果你能忠心地服侍我，我也对你忠实。”

谈话到此结束。

第二年，我们回到台湾，刚好第五个孩子 Ester 出生，我失业了八个月，在一家新成立的独立教会服侍，但是在那段时间，神奇妙地一周一周地供应我们的需要。在每个礼拜天的早上，总是有一个匿名的捐助者，将现金礼物包在纸里面，写上我的名字，放在教会十一奉献的盒中。钱的金额总是正好够我们物质的需要直到下一个周六，然后是下一个星期日，还会有一个写了“给周金海弟兄”的奉献信封。这样的情况一周周地发生，持续了八个月！惊讶的是，当我们哪个周如果有特殊的需求，奉献包中总会出现额外的钱。

神再次呼召

1984 年 12 月的一个晚上，我开车去上夜班，我刚刚听完吴老牧师的录制讲道，我不记得它的内容了，但是讲道结束后，神用这三个词再次呼召我：“现在或永不！”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像锤子般敲到我头上，我立即泪流满面，毫无疑问地，我知道那是神的声音，祂向我发出最后通牒。两个月后，我递交了辞呈。

1985 年 11 月 29 日，我在立巨屋五旬节教会成立 60 周年之际被按立为全职牧师。贾德纳牧师为我按立，吴爱恩牧师主持，牧师由爱德温·H·沃尔德沃格尔牧师主持，立巨屋团契的其他八位属灵长辈也出席了按立仪式。

我离开世俗的工作后大约 15 年，即使我没有要求过，我们的教会也以十一奉献和自由奉献的方式支持我们，让我们能够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这使我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年轻教会的需要中。

现在，我每天早晨都可以利用全部的时间，投入到更深入的圣经学习和悟性祷告中。我每周五天，每天四个小时会深入地学习神的话语，以及安静等候神。从 1985 年至 1990 年，我都这样做。这段单独与神相处的时间不仅加深了我个人与神的关系，而且我更加明白了神对祂的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所存的永恒旨意。

过渡

我几乎不知道这段隐居的时期是神所安排的，目的是预备我在将来从牧师传道人转变为外出做使徒传道人。转变始于 1991 年初，发生了一系列奇怪的事件，这些事件出乎意料地发生在遥远的亚洲。我们的大女儿露丝（Ruth）刚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叫特莎（Tessa），她在香港的美国运通公司工作和生活。按照中国的传统，在世的父母应该竭尽为母亲和婴孩的头 30 天提供特殊照顾。所以我们决定前往香港，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在途中，我们在台湾停留，探访了我们的一些亲戚和教会朋友。当我被邀请去台中（台湾中部一个大城市）的一座教会里讲道，令我惊讶的是，那次聚会吸引了 200 多人，他们特别地被神祝福。

到达香港后，再次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受到位于首都台北最大的教会之一的灵粮堂的邀请，在他们举行的一次特会上讲道。完全不

不知所措，因为我以前从没有做过特会的讲道人。经过很多祷告并等候神之后，我恢复了平静，并发出了接受的答复。

我独自一人飞回台北参加特会，让我的妻子照顾我们的女儿和刚出生的外孙女。台北的灵粮堂教会，有 **1000** 多个座位，第一天晚上都被挤满了。当我开始宣讲时，我的恐惧就消失了；我在圣灵的恩膏下自由地讲道，这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当我在讲道结束时的献身呼召，回应简直是势不可挡，巨大的站台迅速被涌满了。其中许多人躺在站台上，显然是被圣灵浇灌而感动。那是一个使人敬畏的场面，对我这个讲道的人，完全被震惊，也从未经历过。

后来才知道，**1991** 年在台北举行的特会，是神为我预备的新的外出事工的雏形和模式，没有任何预兆。这也标志着我们频繁前往亚洲的开始，**2008** 年我们首次去到中国，这是自 **1949** 年在共产党接任前，我离开上海后第一次回国。

这是近 **60** 年我第一次回国，我记得当我站起来在杭州的一个教会讲道时，当时我说不出口，情绪非常激动以至于我沉默了几分钟。我感觉自己好像在哭泣。也是在同一年，中国西北地区的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死了成千上万人。事实上，当我见到那些基督徒，和他们在一个杭州的私人公寓里聚会时，感到很震惊。

我和我的妻子每年继续前往中国，在全国各地的不同教会里传道——直到共产党当局取消我的签证为止。由于我拥有美国护照，并且因为他们将已成为美国公民的中国人视为外国人，也包括台湾公民和香港和澳门居民在内的中国人，都被禁止在中国从事宗教活动。从那

时起，他们就禁止我进入中国。

自从在台北举行第一次特会以来，我比以往任何时候多旅行的多，最初是去台湾、加利福尼亚、加拿大和欧洲，然后是去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我发现我自己离开我们的教会越来越远，每年有长达两三个月都外出。我意识到是时候增加第二位牧师或者代替我的全职牧师。于是，我请教会开始为新牧师祷告。

从教会一开始，主就奇妙地提供了三个人组成牧会团队。其中一位最有信心的于道杰弟兄是最有可能的继任者。然而，我们还是要等候神按照祂的旨意、时机来决定祂的牧师，让于弟兄完全相信是神的呼召而出来全职服侍。对他而言，辞掉高利润的工作以换取没有薪水的牧师职位，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1999 年初，当 he 从神那里得到确认，是他该离开企业界的时候了，他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辞职申请。但是这个消息震惊了他的所有同事，其中包括许多在他手下工作过的高级工程师，有人想知道为什么他选择放弃具有巨大发展前途的行政职务，特别是他刚刚获得了国际成就奖之时。当然，他们很难理解这个牺牲的选择，是出于他要献身于爱他并为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的原因。

在我的推荐和会众的认可下，在 1999 年 7 月 18 日，由纽约布鲁克林立巨屋五旬节教会的吴爱恩牧师带领的牧师团队，在马里兰银泉市为于弟兄按立。他于 1999 年 9 月 1 日作为我的继任者，成为马里兰州中国基督教教会的全职牧师。到我卸任时，该教会已发展为代表 40 多个家庭的 150 个人。

回顾

当我回顾我担任教会牧师的 20 年时,我认为这是我中年生活中最有价值的投资,学习了我在学校无法学到的宝贵的人生课程,其中一些课程是:

- (1) 服侍神和他人而不是仅仅为自己而活,使我的生活更有意义;
- (2) 能够和任何人相处时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 (3) 能够爱与自己不同的人、似乎不值得爱的人时在追求个人成功的最大的成就。

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没有爱,正如使徒保罗所言:“我什么都不是。”一个人可能会获得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但是没有爱,他/她什么都没有而感到空虚。所以保罗告诫所有男女,“你们要追求爱”,因为“爱永不止息……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事爱。(林前 14: 1, 13: 8, 13)。

除了爱,我还学会了信心的价值。当与神交通时,信心是必须的,它是从神那里得到任何、一切的关键。“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 11: 6)。

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中信心的定义之一是:“毫无疑问地相信神”或“完全相信,信任和依靠”神。自担任无薪教会牧师的 20 年里,当我全心相信神时,祂也一直供应我们的需要。作为一名牧师,我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下,每个人(不论男女)都是不同的。我们教会中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包括有博士学

位的人，我只能依靠神和圣灵的恩膏来满足他们；当在教会中面对关系问题时，我只能将他们带到神里祷告，并相信祂会解决。神一次又一次证明了祂是信实的。

耐心是我在当牧师期间学到的另一个重要课程。我是多么需要耐心！当我第一次作牧师时，神就预先告知我，教会中会存在意见分歧和人际冲突，而我要学习忍耐和耐心。有一次，祂明确地对我说：“其他的人可能会生气、发脾气，但你却不能，因为你是牧师。”

在我当牧师的二十年中，我与同工之间确实有过严重的分歧，并遭到其中两个的反对，当我在台上讲道时，两个弟兄中的一个甚至公开挑战了我。但是，我确实我不记得我是否曾经在教会里发脾气。我几次问我的妻子，当我与同工意见不一致时，她是否曾经听过或看到我“大发雷霆”，她说她不记得我有没有。我只能将这归功于我的神，并在这种情况下将荣耀归给祂。

如果我不承认自己的缺点，我就不会那么坦率的。在我的牧师生活中，我曾经感到沮丧、不开心还有内心的挣扎，以至于我都准备放弃了。每次当我想离开时，主对我说：“如果你爱我，就喂养我的羊。”我就知道我是多么需要更多的爱——跟多神的爱——才能继续下去。

幸运的是，我在基督徒的经历中较早地学会，将我的需求带到神面前总比寻求人的帮助好。我发现，正如圣经所说，“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诗 118：8 上）因此，每当我与同工或者教会的其他人之间有问题时，我总是在我的个人祷告中把它带到神的面前，相信祂会给出解决方案。祂也证实了祂是我一切问题的答案。

在结束本章时，我要诚实地说，我一生中从事的所有工作（总共 13 或 14 个工作）中，牧师是最有挑战性的职务。但是，就我个人而言，牧师不仅是一项工作，而且是从上面而来的呼召。通过经历的这一切，我学会了只要通过等待神，并相信祂会有胜利的结果就可以克服所有困难。靠着神的恩典，我通过各种考验和试炼而得胜。

第 15 章 我的信心与愿景

我的信心很简单，那就是完全地基于圣经，我相信圣经上所写的一切。我的愿景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操练圣经中所教导的，最终变得更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或她注定会成为圣经所说的“基督的新妇”或“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最终成为完美而荣耀的教会，这是神永恒计划的最终目的。

我相信圣经是神的启发的话语，圣经的每一章都是敬畏神的人在圣灵的启发下写的，我相信整本圣经的权威和绝对的可靠性，时间会荣耀和见证它是真的。在知识上理解圣经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圣灵的开启和解释，这只有是神的灵才可以启示。陶恕，二十世纪著名的先知，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圣经的教导，还是圣灵的教导”。在我们追求神时，我们必须同时受圣经和圣灵的教导。

圣经的内在和持久价值不在于字句，而是在于圣灵，“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林后 3: 6 下）。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 6: 63）。因此，圣经不仅是理解字面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要在圣经的作者——圣灵的开启下了解它的精义。我们不能片段地接受圣经，而是要接受完整的圣经。写在圣经上的全部内容，都是为了指导和教导我们，所以要接受。任何不在圣经里的教导或教义，或者与神的话相反的，都不能被接受，应该被拒绝。

我在基督徒生命的头 17 年里所信奉的耶稣只是新约中记录的客观历史人物；经过圣灵的洗礼，我现在所信的耶稣确实是复活的基督，

他成为我个人的至宝。

通过圣经和圣灵的教导，我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传统神学中的父神、子神和灵神——三位一体的神。因为“神是灵”（约 4：24 上），他可以借着祂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绝对有必要在灵里与祂相交，而不是仅凭知识。

神的灵，离我们不远，祂随时随地都可以接近。作为一位相信圣经的基督徒，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每天通过祂的话语和圣灵来教导，纠正和带领我，以下的副歌最好地描述我的基督徒生活：

“祂活着，祂活着，基督耶稣今天活着！祂与我同行，并与我在狭窄的路上交谈；祂活着，祂活着，得救要传扬！你问我，我怎么知道祂活着？他活在我心。”

一个成长过程

我作为福音派基督徒已有 70 年了。当我 17 岁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时，我对基督教几乎一无所知，我只是认为这是对的，因为所有宗教（极端的伊斯兰教徒除外）都是教人做好人、行善。因此，在最初的 17 年中，我是一个热心，虔诚的人，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和金钱都献给了教会，我参加了各种教会活动，即参加定期的服侍、圣经学习，户外布道会和各种的培训计划，以及自愿为教会工作。最终，我们的教会成倍地增长。

但是，我自己的属灵生命并没有随之增长：我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疲倦和不快乐；我内心没有平安与喜乐；我在家里和工作场所仍然

表现地自负；我的自以为是、以自我为忠心、暴躁，我亲爱的妻子因此不得不忍受了我很多年。我最大的问题是我无法与人相处，我不知道该如何宽容、尊重和接纳人，不管他们的种族、文化或教育背景如何。我感到无力和无助，就像使徒保罗说的那样，“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 7：18 下）。

我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教会寻求灵命，但是我也做不好。我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我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呢？我的信仰有什么问题吗？在信仰中我缺少什么吗？”我开始寻找答案，我去找了牧师和教会的其他带领人问这些问题，但是没有人可以帮助我。有一天我休假为了祷告和学习圣经，希望能听到神的声音，在那天快结束时，我除了这句熟悉的经文外，什么也没获得：“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再我里面活着。”（加 2：20 上）。

尽管我知道这段经文甚至讲过它，但在面对实际问题时，我仍然不知道如何将其应用于自己的生活中；我从来不知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或有些属灵人说的“向己死”意味着什么。直到我信主 17 年后，我才开始发现伟大的使徒所宣讲的真理。有一天晚上，我和妻子没去我们自己的教会，去另一个教会参加了一个所谓的“圣灵充满”的聚会。令我惊讶的是，在会议结束时，我们俩都被圣灵充满，开始讲方言，就像使徒行传第 2 章，圣灵在五旬节降临，门徒们所经历的那样。

值得注意的不是我第一次说方言，而是我突然意识到基督是活着的，并且祂也活在我里面。这是保罗和其他门徒接受了同样的圣灵的洗礼后，起初所传讲的福音——好消息。我开始考虑五旬节的意义——

—圣灵的浇灌或充满。自从我受圣灵的洗礼以来，基督住在我里面这件事变得越来越真实和个人化，我的生活从那天开始就不再一样了。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处于欣喜状态，就像活在天堂一样！我对地上的一切失去了兴趣，比如西方电影、喜欢的音乐、我的爱好以及我的新闻事业等等。

耶稣对我变得如此真实和宝贵，以至于我开始明白保罗所写的：“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马 14：17）我找回了早期基督徒生活中所缺少的内心的平静，几乎每天都充满了喜乐；感觉自己仿佛在云上行走！我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耶稣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历史人物了，而是真实的活着——靠着祂的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我可以真诚地说：“我找到了祂！”

被圣灵充满的最好的表现并不是说方言，也不是得到了某些属灵的恩赐；而是个人进入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的入口。我发现，去教会的和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只是宗教信仰，后者是让基督的灵活在里面。我也开始发现，在经常被引用的陈述中，基督教不是宗教，而是与活着的基督的关系。

使徒保罗宣称：“我想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就是基督教的本质。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位博学多才的使徒有着瞩目的成就，按犹太人的标准，他达到了“律法上的义”，但是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参腓 3：5-10）。

深入的圣经学习

在经历了五旬节的经历之后，我开始以圣灵为主题深入学习圣经。我开始看到接受圣灵或“受圣灵的洗”（五旬节派/灵恩派经常提到）的重要性 and 必要性，实际上，施洗约翰和主耶稣都教导了两种洗礼，即水洗和圣灵的洗，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参太 3：11；徒 1：5）

施洗者约翰施行的水洗是为了悔改，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为了圣灵的洗礼——为了在人的里面掌权，胜过人的罪孽、世界、肉体、魔鬼和死亡！在主耶稣升天，降下应许的圣灵之前，祂告诉门徒们：“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直到地基，作我的见证。”（徒 1：5，8）

耶稣自己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祂受了约翰的水洗，也受了圣灵的洗，这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三卷书中都有记载。耶稣的门徒也是我们的榜样，他们受了约翰的水洗，后来受了圣灵的洗，在接受了圣灵的洗之后，他们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他接受圣灵的洗礼之前，他曾三次不认耶稣，在受圣灵的洗后，当官府、长老和祭司禁止门徒们讲道时，彼得大胆地站起来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徒 4：19，20）圣灵在他们里面掌权，他们不仅有勇气面对迫害，而且有能力医病和赶鬼，他们活出了基督的生命。

在研究了旧约和新约之后，我得出结论：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

应该接受两次洗礼，水洗和圣灵的洗。如果没有圣灵的第二次洗礼，福音派基督徒的灵命仍然是软弱和贫穷的，但是他们可能在知识上是强大和富有的。

基督教到底是什么？尽管通常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估计有 30 亿信徒，但基督教既不应该被归为宗教，也不应该与任何其他宗教同等对待，因为它是宗教的对立面，否则，基督不会被当时的宗教领袖处死。

基督教是神与人之间个人的、非常实际的关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它是造物主神要和祂的被造物在一起。或者，正如使徒保罗宣讲和实践的那样，这与认识基督和祂复活的大能，以及从里面活出基督的生命。他在圣经中也这样说：“……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祂里面藏着。”（西书 2：2 下，3）在我看来，这就是基督教的意义。

从新闻工作者到教会牧师

新闻不只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爱、我的生活、我所喜欢的事，我吃、住、睡都在新闻里，我似乎对它很在行，知道什么头条新闻可以吸引人的眼球，我是一个狂热的新闻记者。即使我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我仍然认为自己一半是新闻工作者，一半是教会人士，也把我的时间花在新闻和福音事工上面。

我没怎么参加过正规的培训，20 多岁时就爱上了新闻业，通过自学，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和良好的英语能力，我也在加州大学新

闻系学习了一年与“新闻报道和写作”相关的课程。

在学习期间，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我必须做实际的工作，包括包括体育、法院、贸易、政治和社区活动。我刚刚完成学习的课程，我的一个朋友和他的伙伴在台湾创办了第一个英文报纸《中国邮报》，我有机会讲课堂上的知识付诸实践。随着报纸从小报的规模扩大到成熟的报纸，我成为了专职的新闻部编辑。

1955 年，我加入中国广播公司（BCC-台湾），担任英语服务的主管，被选入参加美国资助的为期八个月的实践培训课程，在纽约雪城大学学习广播新闻学。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我有机会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和洛杉矶旅行和观察在一些大的广播网制作第一手新闻报如 NBC，CBS，ABC 和 Mutual Broadcasting System 等，我很高兴见到一些国际有名的新闻主播，包括我很高兴见到当时一些著名的全国新闻制作人，包括爱德华·R·莫罗。

当我学习了新的广播和报刊业新闻知识和技术回到台湾后，我在这两个领域完成了一系列的培训计划，针对那些讲英语的中国年轻人，他们像我一样渴望成为专业新闻工作者。他们当中很多人最后成为在各个新闻机构（包括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之音）工作的成功新闻人士。

我的新闻事业长达 33 年，主要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报道和写作。在担任台湾 BCC 新闻广播员和评论员的两年期间，我不得不编写自己的广播稿并以母语中文发表出来。我在华盛顿工作的八年时间也不得不用母语写作和报道。直到来到美国，我才开始用中文进行报道和写作！双语在我的职业以及个人阅读和学习方面都有许多优势。

在华盛顿的工作是我新闻事业的重头戏，在那个多事之秋（1969年至1974年），除了别的事件，我不得不报道三项重大历史事件：三名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出人意料的北京之行导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以及“水门事件”，这迫使尼克松成为第一位辞职的美国总统。

从历史上看，尼克松总统的中国计划不仅帮助共产党对外开放，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作为当时在华盛顿报道的为数不多的中国记者之一，我写过大量关于美中政策演变的文章，向在台湾的政府和人民发出了含蓄的警告，要为遭受华盛顿的外交关系从台北转移到北京以及台湾最终屈辱离开联合国的双重冲击做好准备。这些对于当时的台湾及其外交管都是很艰难的日子，后来正式称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驻华盛顿大使詹姆士（James Shen）对我说：“我在这里真是度日如年。”

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我正在观看有关要求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的程序性投票，由于这一趋势以压倒性优势转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周树凯先生和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迅速上台，宣布中华民国退出世界组织，结束了在联合国代表整个中国作为其创始国之一的二十五年。

更高的呼召

作为一个在华盛顿生活了30多年的记者，我看到了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我想我可以写一部回忆录。但是，这本书不是要记录历史，而

是关于一位真正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在生活中找到了真正的意义，并将他所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这不是一个作为宗教的基督教，而是意味着人与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个人关系的。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享受作为记者的工作和生活，热爱这份事业以至于投入了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来追求。我认为自己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在中国新闻媒体中享有声誉。因此，我的成功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证明：我从初出茅庐的记者升任为台湾最大的报纸之一的首席执行官一职。然而，对我而言，这仅仅是我所从事的许多工作之一，为了家庭而谋生。

对于我来说，仍然感到奇怪的是，即使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不重视成功、名望或财富。作为一名成功的记者，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赚很多钱，也可以担任我所希望的有权力和影响力的职位。例如，我的一些新闻界同事就成为了该国的最高外交官，包括一位外交部长。

关于财富，我不记得曾经羡慕过百万富翁，金钱是有用的，但是也有很多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通常，金钱是有害的。但是我信救主耶稣基督后，我发现了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不变的爱、内心的平安、永久的喜悦和真正的安全感。我可以真诚地说，我发现了无论我处在什么境况，都可以幸福和满足的秘诀。

是什么导致了我的这种转变呢？在基督教世界中，这通常被称为“遇见”了神，就像使徒保罗的经历一样，他要把基督信徒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拘禁，在他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保罗的生命就发生了 **180 度** 的转折（参徒 9：1-6）。

在我的基督徒经历中有两个转折点，完全改变了我的看法和价值体系。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很久以前，当时我参加一个家庭祷告会，其他几个年轻人也参加，每个人都在认真地祷告，有些人在哭泣。轮到我祷告时，我开始失控地哭泣，我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在灵里看见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血从祂满是荆棘的头上、手和脚流下来。这个景象如此真实和生动，就像一部影片一样在我的眼前播放。

那一幕以一种我从未有过的方式让我在灵里有了信心。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即使我当时不知道那时我具体做错了什么。我强烈地意识到耶稣多么爱我、关心我、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为自己爱世界上的事物感到懊悔，决定将自己奉献来爱主，服侍我的救主。

我生命中的第二个转折点是当我被圣灵充满时，这件事决定了我的未来。带走了我对这个世界任何其他有追求的渴望和抱负，将我所有的爱慕和抱负，这消除了我对世界任何其他追求的所有渴望和抱负，这使我爱上耶稣，并为祂的国度服侍。也重新设定了我的人生目标：在这个世界上寻求永恒价值的事物，而不是暂时价值的事物，它为我提供了对可见和不可见事物的正确认识。总之，这次转变给我了一个全心的，基于圣经的世界观。

然后就是在前几章中描述的与神的深夜对话，好像我已经忘记了。好像我已经忘记了带给特定听众和读者的世俗新闻，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现在，作为传道人，我只传“好消息”——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世上所有需要的人。在过去的 25 年中，我和我的妻子走遍了亚洲、欧洲和北美，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内在生活——靠着内住在我们

里面的圣灵活出基督复活的生命。

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们对神的深切感激，祂赐恩给我们这个家庭，包括 **7** 个成年子女，**17** 个孙辈加上在写这本书时出生的两个外孙。当这本书出版时，我们将庆祝结婚 **65** 周年，圣诞节期间经常听到一句俗语：“耶稣是节日的原因。” 我可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长寿的原因。

以耶稣基督国际（**JMI**）名义开展事工（表明是祂的事工），在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日本、非洲、中东、比利时、法国、德国、加拿大和美国。（有关完整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jmiinnerlife.org）。神似乎通过开通了一条神秘的方式，通过网络和口口相传的方式与这些国家的地方教会建立联系。

我们的事工团队是一个非严格的组织，但紧密连结的属灵团契，由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教会的传道人和同工组成，其中一些是传道人，其他人则是全职妈妈，但都是耶稣虔诚的追随者和爱人，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主的事工。

因为可以利用网络，我们在 **2015** 年初开设了第一次网校，当时只有十几名学生，第二年突然增长到了数百名学生，不到两年，网校的学生数升至 **1600** 名，今年 **2018** 年的学生总数已超过 **2300** 人！那里有无数饥渴的基督徒，其中大部分在中国，他们在寻求更多认识神并与祂更亲密地同行。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网校的学生数目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我只能将其归因于是圣灵将这些饥渴的灵吸引到祂身上。

作为一个非营利性宗教实体，**JMI** 是一个严格的基于信心的事工，只有几个全心投入的义工和忠心的同工组成。我们没有任何运营的预

算，完全依靠个人的奉献，那些爱主的人受圣灵感动所作的牺牲。

例如，一位基督徒商人因为我们初期的事工，癌症得以治愈，他给 JIM 了一笔巨额捐款，这使 JMI 于 2006 年在我们的家乡达拉斯举行了第一次内在生活聚会。自 2008 年以来，我们每年都被邀请在海外举办类似的聚会和研习会。从第一次会议开始，神就一直在满足我们的财务需求。

神的葡萄园里没有退休

神的呼召是一辈子的，用世界当今的意思表达就是没有“退休”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主认为可以一生来祝福我们，那主会调整我们，让我们按照自己生命的季节继续服侍祂。我们知道耶稣会把最好的酒留在最后，就像他迦拿的婚宴一样。初霜后，最成熟的水果有时还挂在树上。因着当今技术的发达，神的福音不仅可以立刻而且一次性就可覆盖全球成千百万的人。这就像神在大丰收前降下的“末后时代的雨”，为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做准备。

神正以惊人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祂的时机是完美的，并没有因为我们年岁渐长而减少了事工，而是在我们再也无法身体力行讲道的时候，尤其是在我们年老，外出更加辛苦，神为我们开了更大的门。祂给我们线上网校的意向也只是在三年多年。我们进入了一个难得的旅行的老年时，敞开了大门。变得更加艰巨。仅在三年前，他就给我们提供了在线电子学校的愿景。我们走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神开的门，没人能关。

我们提供的网上学习课程是免费的，正如耶稣所命令的那样：“你白白地得着，就要白白地给出去。”但是，要求学生在每门课程结束时提交一份报告，以介绍他们所学到的。我们上课的主题基于基督徒的内在生活和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基本上是处理基督徒内心生活的发展和与神的亲密关系。总之，这一切都是关于耶稣我们奇妙的救主。是的，都是关于耶稣我们奇妙的救主。是的，神对我们的永恒信息就像神第一次将祂自己显现给我们时一样的新鲜。这就是等候神以及跟随圣灵的重点。所有课程都是由来自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北美的中国牧师用普通话讲解。

为了英语的学生，我们的联合牧师玛莎·韦尔登（**Martha Weldon**）受神的呼召加入网课，她用英语讲，还有一位用中文翻译。就像耶稣在山上或从一艘驶离海岸的渔船上教训众人一样，在这个高科技时代，我们可以通过祂的灵做祂所应许的“比这更大”的事。我们必须在白天的时候继续做神国的工作，“夜幕降临，没有人可以作工”。为了讲述 **JMI** 不断发展的故事，我还没有写另一本书！

我们谦卑、有福，充满喜乐，能够依靠神的力量和智慧继续父的事工。如赞美诗唱的“当愁苦增加时，祂的恩典也加多”。但是，当我们安静等候神时，“祂的恩典无法衡量，祂的力量没有边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就像我们常常说的：“这一切都是神作的！”

按世界的标准我们并不富裕，但是我们拥有耶稣，“祂是一切，又在一切当中。”在肯尼斯·泰勒对圣经释义翻译中“当你拥有了基督时，你就拥有了一切；当你与基督联合时，你就被神充满”（参西 2: 9）因此，

尽管我们需要像其他老年夫妇一样处理与年龄有关的问题，但我们拥有平安、喜乐、爱、安全感和满足感。我们很感恩我们 80 多岁了仍然在一起，每天早上醒来时，我们都感恩神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天，过好每一天，相信“我们的时间都在祂的手中。”

我想给你们留下这句话，我也经常在我们中国的网校学生中说的，“有耶稣真好！”

第 16 章 我眼中的美国

“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詩 33：12）

美國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例外的國家，它開始於 1620 年 9 月 6 日，第一批來自英國的 102 名移民來到美國，他們乘坐一艘名為五月花的船启航，經過兩個月暴風雨的海上旅程，登陸新英格蘭的普利茅斯岩，在那里他們建立了第一個海外殖民地。

他們一踏上新的土地，就開始為自己建造庇護所。但是，由於他們沒有為嚴寒做好準備，他們中的一半在冬天死了。在友好的印第安人的幫助下，其中最著名的兩個印第安人叫薩默賽特和斯匡托，他們從早期的商人那里學會了說英語，教新移民學會了耕種和飼養牲畜。

當他們在春季獲得丰收時，邀請他們的印第安朋友參加為期三天的感恩節，其中包括各種活動和體育比賽。美國的年度感恩節起源於第一批移民，工作精神也源於早期的定居者。

政教分離

他們不僅是優秀、勤奮和守法的移民，而且還是忠實的基督徒，他們選擇遠離自己的故鄉和國家資助的儀式性宗教（英格蘭教會），以確保他們不受政府的限制，自由地敬拜神和實行自己的純淨的宗教信仰。他們定居美國的唯一目的是過一種簡單而和平的基督徒生活，並與他人分享信仰。

这些教徒启发了人们广为谈论的国家与教会分离的概念，这对清教徒来说显然意味着宗教活动方面不受政府的干预。这种思想进入了美国宪法。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以以下措词开头：“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有关宗教信仰建立或禁止自由行使宗教信仰的法律……”

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不同，《美国宪法》是由开国元勋们制定和编写的，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是基督徒，几乎所有五十五个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和签名者，包括那些签署了《宪法》的人以自己的性命担保签署了独立宣言，他们都是属于各个主流教派敬虔的基督徒。

五月花契约

第一批移民不是来美国追求所谓的美国梦，而只是为了在新的自由世界中实践他们的基督教信仰。1620年11月11日，从五月花号下船的清教徒们举行了祷告仪式并签了名，被称为“五月花契约”，盟约清楚地表明，这次航行是“为了荣耀神和基督教信仰”以及“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他们还宣誓：“对为了殖民地的普遍利益而不时颁布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宪法，予以一切应有的服从和遵守。”五月花契约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革命性，实际上它是美国的第一份政府文件，从那以后影响了所有其他宪法文书。

在清教徒之后，在1630年、1640年及随后的几十年里，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不断涌入美国。但是，绝大多数的早期移民是受过良好教育，守法和具有高度道德的宗教人士。的确，美国最初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于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基督教社

区——老基督徒——犹太人的遗产，一个新的国家，在这个新国家中，移民敬畏和服从神作为掌权的君王，以圣经原则是他们行为的唯一标准。这是美国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美国历史的前数百年。

我不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也不是美国的忠实拥护者，但是当我进入美国历史的开端之后，我就开始真正地热爱和欣赏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我甚至开始认为当有人知道美国的历史时，不可能爱神而不爱美国。

作为前新闻记者，我记得第一次在华盛顿为台湾一家报纸报道七月四日的庆祝活动，我对聚集在首都的人群所表现出的热情和爱国主义印象深刻，我想知道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在林肯纪念堂台阶上采访他们，几乎每个人受采访的人都说：“我爱美国，但我首先是基督徒，其次是美国人。”

圣经的影响

自从清教徒到来以来，圣经一直是我的自我教育的主要来源，在清教徒到来以后，迄今为止在美国国民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今天，按照传统，每位美国总统的政府官员都会在就职仪式上手摁圣经宣誓就职。圣经是制定《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灵感之源。那些不熟悉圣经的人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或发现，这些和其他历史/政府文件中都融入了圣经的原则和戒律。

据称，制衡制度由联邦政府的三个部门（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形成，是根据旧约圣经，特别是《以赛亚书》第 33 章和第 20

章发展而来的。其中两个说：“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宪法》的制定者显然预见到了在三者之间分享这些权力的必要性，为了防止国王或独裁者在美国的崛起，政府的分支机构一劳永逸地阻止了这种可能性。在美国政府形式下，不可能实行一人统治甚至一党统治，制衡制度是圣经对美国民主产生深远影响的另一个证据。

然而，正如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 1798 年的一次讲话中所警告的那样：“我们的宪法只是给有道德和宗教（基督教）信仰的人制定的，它完全不适合治理其他类型的人。”换句话说，不道德和不信教的人（不相信圣经是神之道的人）总是有可能/风险误解和误用被称为“活文件”的宪法。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他是一个虔诚的人，被誉为“战争中的第一人，和平中的第一人，他的同胞中的第一人。”他曾说过：“不靠神与圣经，人就不能正确地管理世界。”

约翰·亚当斯对圣经有很高的敬意和信心，以至于他在 1756 年 2 月 22 日的日记中写道：“假设某个遥远地区的国家应以圣经为唯一法律书籍，每个成员都应按照圣经规范他的行为；每个成员都有良知的义务要节制、节俭和勤劳；对同胞的正义、仁慈和慈善（爱）；对全能的神要虔诚，仁爱和敬畏……这就是乌托邦！这个地区（国家）将是一个天堂。”

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之子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对圣经说了这样的话：“第一本也是几乎唯一一本值

得普遍关注的书就是圣经.....圣经是其他所有人的书，可以在任何年龄段和所有人类生活的条件下来读...我对圣经的崇敬非常大，以至于我的孩子们越早开始阅读圣经，我就对他们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公民和尊敬的社会成员越有信心。

圣经年

里根总统在白宫期间，国会通过参议院和众议院共同通过并由总统于 1982 年 10 月 4 日签署的联合决议，宣布 1983 年为“圣经年”。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圣经是神的话语，在使美国成为一个独特而又被祝福的国家和人民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我们许多伟大的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华盛顿总统、杰克逊总统、林肯总统和威尔逊总统赞扬圣经对我国发展的巨大影响，就像杰克逊总统所说的那样，圣经是‘我们共和国赖以生存的磐石’。”

美国第 16 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位品格最高的人，绰号“诚实的亚伯拉罕”，他曾经说过：“我相信圣经是神曾经赐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救世主的所有美善都是通过这本书传给我们。”林肯是一位狂热的圣经阅读者和祷告的人，他作见证说，经常在重重困难中，他跪在地上，神回应了他的祷告，他的祷告和对神的信心可以看到经过整个内战，这个国家平安无事。据林肯的牧师，华盛顿特区纽约长老会教会的菲尼亚斯·格里博士说，在 1862 年林肯 12 岁的儿子威利逝世后，他比之前“更多时候手里拿着圣经，并且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祷告。”

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也是另一位虔诚的民族领袖

和圣经的坚定信徒，他说：“读完圣经，你就会知道那是神的话，因为你会发现它是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幸福和你自己的责任的钥匙.....圣经是揭示生命意义的最重要的来源.....它是唯一真正地让你的灵魂得到和平与救赎的生命指南.....我对那些每天不读圣经的人感到可惜，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剥夺了自己的力量和喜乐。”

国会将 **1983** 年定为“圣经年”的决议指出“圣经的教导启发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所包含的民政概念。”研究表明，存储在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馆的 **94%** 的文件引用了圣经的经文。

圣经在教育界

《圣经》不仅被视为美国历史初期在政府事务中神圣的开启和指导的来源，而且还在教育乃至新闻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查尔斯·A·达纳，一个备受尊敬的新闻工作者，之前曾担任《纽约太阳报》的主编，在内战期间担任战争助理部长，他谈到圣经的起源和价值时说：“我相信圣经是神圣的开启，基督教是其他宗教所无法比拟的，它是源于神口中的宗教，因此是唯一的真正的宗教。在所有书籍中，圣经是最不可或缺的和最有用的，其知识是最有效的。”

对于所有的实际用途和目的，美国第一所公立学校起源于基督教教会的主日学，在主日学里，圣经被用作基本的教育工具。**1946** 年秋天，达拉斯高中出版了《新约》圣经学习课程，该课程由教育委员会于 **1946 年 4 月 23** 日批准，其前言中写道：“达拉斯高中为成功完成圣经课程提供了半学分的高中毕业成绩。**1939** 年，决定在旧约和新约中提

供单独的课程，每门课程的学分将占高中毕业成绩的半个学分。”

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特别是哈佛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始于建立以圣经为基础的学院，最初是为了培训神职人员和耶稣基督福音传道人而成立的。哈佛大学原名马萨诸塞州剑桥学院，始建于 1636 年，约翰·哈佛牧师捐赠了他的财产和所有图书，目的是训练“有文化修养的牧师”和教导学生“认识神和耶稣基督……从而奠定基督成为所有知识和学习的唯一坚实基础……”哈佛大学的创始人都相信“没有基督的所有知识都是徒劳的。”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为基督为教会。”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哈佛逐渐自由化，哈佛大学的 Samul Langdon 在 1775 年 5 月马萨诸塞州省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庄严地说：“我们已经背叛了神，我们丢失了基督教的真正精神，尽管我们保留了外在的信仰和形式……弟兄们，让我们悔改并恳求神的怜悯，让我们修正自己的方式，改革激怒至高者的一切……愿主在如今困难的日子里听到我们的声音……”

在将近两个半世纪之后，Langdon 的恳求仍然有效，也许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1995 年 6 月，我的儿子约翰以优异的成绩从设计学院毕业，我有幸参观了哈佛及其神学院。如今，哈佛大学是美国第一所建立的大学，是最自由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

耶鲁大学是美国第二古老的大学，它最初是位于康涅狄格州塞布鲁克的大学学院，由公理会的十位牧师于 1701 年共同创立。后来移至纽黑文，并更名为耶鲁耶鲁大学。一个出生于英国的美国基督教商人，他向当时的大学捐赠了价值 2800 美元的财产，其目的是“在神圣的祝

福下种植和传播受祝福的改革宗和新教，以保持其秩序和尊崇的纯洁。”

普林斯顿大学，原名新泽西学院，由长老会成立于 1746 年。在 1902 年之前的 150 年中，普林斯顿大学的每位校长都是基督教牧师。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三任校长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他的炽烈宣教带来了复兴，被成为第一次“大觉醒运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训：“她以上帝的名义而繁荣。”

华盛顿的基督教遗产

首都华盛顿很大程度上见证了美国的历史和基督教的遗产，我也在这里居住和工作了很多年，我们七个孩子也都在这里长大。华盛顿还是世界的力量中心，那里的决策经常影响其余地区。这里也是特殊利益群体游说最活跃的地方，因此也是腐败的政客的温床。华盛顿有句俗话：“权力腐败。”

华盛顿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镇，这里陈列着美国历史的点点滴滴，并散布着许多基督教历史，其中包括数十家博物馆和多个纪念碑，例如该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华盛顿纪念碑，上面刻有“赞美神”，林肯纪念堂，林肯被暗杀的杰斐逊纪念堂和福特剧院。华盛顿还是美国的旅游胜地之一，特别是在每年春季的樱花节期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

在担任《中国时报》华盛顿记者的任职期间，我在白宫中发现了第一位进入白宫的总统约翰·亚当斯总统的美好祷文，刻在国宴饭厅的壁炉架上：“我祈求神赐福于这所房子以及以后住在这里的所有人。但愿

只有诚实和智慧的人才能统管这座房子。”

在国会山的众议院会议室中，通常在美国总统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讲时或在有来访国家元首被邀请在美国国会讲话时举行国会联席会议，我注意到众议院议长席位上方的墙上刻着美国的国家座右铭“我们信仰上帝。”所有美国硬币和钞票上都印有这个座右铭，美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宣布它以货币为单位对神的信仰，尽管通常被普通消费者所忽略。

美国座右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当时一位宾夕法尼亚州里德利维尔的 M.R. 威尔金森牧师，于 1861 年 11 月 13 日给当时的财政部长萨蒙·波特兰·蔡斯写了一封信，建议用这四个词来表达该国的宗教情感，并将其刻在美国的硬币上，蔡斯先生还收到了当时其他宗教领袖的类似呼吁。一个星期后，1861 年 11 月 20 日，蔡斯秘书写信给费城铸币局局长詹姆斯·波洛克，指示他准备这一座右铭。信中写到：“国家若不靠着神的力量就不能强盛，若不靠着神的抵御就不能平安。我们的人民对上帝的信仰应该写在我们国家的硬币上。”

今天的美国

美国仍然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但它也有很大的差异和多样性。美国的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还在不断变化，但是不幸的是，从传统/圣经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好事，而是坏事。从我在美国作为新闻工作者以及牧师的来看，在过去的五十年中，美国的道德水平一直在下降。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受祝福的国家，不再像效忠誓约中所宣布

的那样“在神庇护下的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美国曾经是一个敬虔的国家，但现在似乎变得越来不信神了，这个国家现在基本上属于分裂状态，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一直互相抵制，他们很少表现出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或党派利益之上，法治似乎已被贬低或被多数人的统治所取代，全然不顾国家的福祉。

具有不同观点或信仰的人被标记为保守派，另类右翼保守派，自由主义者，极端自由主义者，独立主义，种族主义者等。贴上标签本身就是潜在的分裂，某些所谓的“庇护所”州甚至与联邦政府背道而驰。新闻媒体本应是中立和客观的，被划分为左翼和右翼媒体，而主流新闻媒体似乎扮演着反对党的角色。这个国不再团结为“一个国家，不可分割。”因为它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在神之下”，神似乎被断章取义了。

作为前新闻工作者，我对主流新闻媒体感到失望，因为这些新闻媒体很少提供客观和公正的事实信息。今天，大多数新闻报道都是倾斜的或有观点的。在美国的主要报纸上，社论版和新闻版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由于太多的声音，已经不容易辨别真伪或知道应该信任谁。一个声音，即神的话语，不再被称为最终权威和衡量标准。因此，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基本上是一个“分裂的”美利坚合众国，正如旧约先知耶利米正确地指出：“他们弃掉耶和華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耶利米 8: 9 下）神是智慧和力量的源头，祂的话语充满智慧。例如，美国宪法中充满了智慧和远见，因为它的制定者和作者都是受圣经原则和戒律的启发和指引。

大卫是最被人爱戴的以色列王，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他向耶和华的祷告中写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 119: 105）。如果没有神的话，就没有光，只有黑暗。世界上的人们正在黑暗中行走，除非他们知道耶稣是“世界的光和救主”，否则不知道要去哪里。因此，不法行为、暴力和恐怖主义都在世界各地都发生，就像先知以赛亚所说：“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赛 60: 2）

美国曾经是一个安全与和平的国家。50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时，人们大都友好、诚实和值得信赖。有时我们睡觉时开着门或不上锁，仍然感到安全；我们去商店和银行，不必担心和害怕被抢劫或袭击。现在，当我们去银行，ATM 机或百货公司/杂货店时，我们被告知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经常听到或读到这样的新闻报道，某个年轻女子在家中失踪，然后她的尸体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被发现。有时也报告幼儿失踪或被绑架、猥亵甚至被谋杀。据报道，家庭纠纷经常导致家庭成员被杀害。似乎许多人的良心“被热帖烙过。”但要记住，使徒保罗警告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提后 3: 1）近年来，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的枪击和杀人事件，不仅发生在芝加哥和其他犯罪猖獗的城市的街道上，而且也发生在学校和教堂等本不可能发生此类事件的地方。

因为人们处于黑暗中，所以他们看不见黑白或任何其他颜色，也无法分辨出什么是对或错，或者什么是正常和反常，什么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关于同性恋和同性婚姻的争论，这根本不是一个公民权利或平等的问题，显然是自然和非自然的问题。如果同性恋不违反神

的律法，那无疑是违反自然法的，如果同性婚姻是正常的生活方式，那么人会问：世界上所有男人和女人最初是从哪里来的？

然而，即使是美国最高法院（或位于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也没有看到自然与非自然之间的区别，在 **2015** 年裁定同性婚姻在全美 **50** 个州均合法时。为什么连美国最高法学家和宪法专家也可能会误解和误用源于圣经原则和戒律的美国宪法呢？答案很简单：人们走在黑暗中。

圣经是一本神圣的书，历史悠久，被证明其真理是比任何百科全书都多。圣经对人类所有问题都有答案，并且如实讲述。例如，关于婚姻，圣经清楚地表明这是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关于同性恋及其行为的原因和后果，圣经用简单的英语解释：“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神凭着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一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参罗 1：21-27）

当美国最高法院下达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决时，宗教界警告说，这将在人际关系中造成困惑和混乱，并引发进一步的异常情况。当然，在该裁决执行后不久，新闻报道说一个女儿正在考虑嫁给自己的父亲。就在我写这最后一章时，福克斯新闻电视台报道说，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 **42** 岁男子和他的 **20** 岁女儿，还有一个“私生子”，因乱伦罪被

捕。WNCN-TV 继续报道说：依“搜查令”，42 岁的北卡罗来纳州的斯蒂芬和 20 岁的凯蒂因被指控通奸和参与犯罪，于 1 月 27 日被捕。乱伦罪的最高刑罚是 10 年监禁。”他们的孩子是四个月大的小男孩，据报道，这对父女夫妇在马里兰结婚，然后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

最近，在美国社会各行各业几乎揭露了许多性虐待和性骚扰案件。在其中一些报道发表并播出后，许多知名人士被迫辞职和失去他们的威望。此外，美国还面临着许多其他社会问题，例如种族紧张、吸毒、少女怀孕、堕胎、非法移民、毒品贩运、许多抑郁症患者、服用过量阿片类药物而死亡，等等。

美国怎么了？

简而言之，在我看来，美国已经缓慢而稳步地离开了神——全能的神在两个半个世纪前创造了这个国家，并使其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最富有的国家！神对美国的祝福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它成为了许多其他国家的祝福。美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帮助战败国重建的国家，是神要复兴美国，以彰显祂的荣耀、正义、爱、慷慨、怜悯和同情，这也是美国作为基督教国家的特征。美国之所以伟大，其根本原因是开国元勋和国家领导人们敬畏神以及遵行神的话语——圣经。“因为尊重我的，我必中重看他；蔑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撒下 2：30）。

尽管国家的座右铭“我们信任神”仍显现在美国国会大厅和所有美国货币上，但公众和政界人士几乎没有注意到它，而美国人则很少

实践。传统上，参议院和众议院仍以真诚的祷告来开启国会会议，但是究竟有多少人民代表将这些祷告铭记于心？

中国有句谚语：“饮水思源。”圣经是开国元勋制定美国宪法的启示和指导之源，但人们对此并不重视。像以前一样，即使在政府和法院官员上任时仍会偶尔使用它，尽管圣经仍然是美国最畅销的书，但它却像任何其它书一样被普遍忽略或对待。里根总统和国会都将 **1983** 年定为“圣经年”，显然认为有必要恢复圣经在美国国民生活中的影响力，意识到这个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圣经对我们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我们的国家需要学习和运用圣经的教导。”

里根总统的母亲是一位圣经老师，他本人也经常阅读和践行圣经。里根曾经说过：“我的母亲是基督教非常虔诚的成员，她向我灌输了阅读圣经的必要性，说在我祷告时，好像基督二次降临在眼前。罗纳德·里根是自从美国近代史上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最受欢迎的总统，就连他的政敌也喜欢他。

在今天美国所听到的所有赞成和反对的声音中，只有一种声音是最重要的：那就是隐藏在圣经中神的声音。在第一修正案下，人民、政客和媒体权威人士可以畅所欲言，但只有神说的才算。但是就像主耶稣说的那样，“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太 **24: 35**）

50 年前，当我来到美国时，我内心深处为美国祷告，每天向神大喊：“美国、美国、神向你赐恩典……”我不明白为什么，因为直到我看到国发生的道德沦丧和堕落之前，我从来没有美国梦。尽管在这个国家犯下的所有罪恶（隐藏的和显露的），神一直仁慈地忍耐，迟迟不

施行完全的审判。神似乎听到祂仍存活的百姓的哭喊和祈祷，他们是耶稣真正的追随者和圣经教导的实践者。表面上看，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这一事实表明神的手还未从这个受祝福的国家移开。

全能的神似乎正在使用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事故和恐怖威胁来唤醒美国，并呼唤美国回家，这样祂就可以继续向我们倾倒祂的祝福。神似乎正在给我们更多的时间让我们悔改，并整顿我们的家，但纠正错误的时间可能不会太长。

美国的希望

今天，美国的唯一希望就是回到神面前，像以前一样敬畏祂，不仅将圣经的教导重新应用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而且用于我们的国民生活。因为神已答应说：“这称为我名下的人子民（占人口 **78.3%** 的基督徒），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性，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代下 **7: 14**）。

再一次，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所说的话：“没有神和圣经，就不可能正确地统治世界（或国家）。”那些最积极倡导美国式民主的人也应该请记住我们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所说的话：

“我们的宪法仅是为有道德和有宗教信仰的人民制定的，这完全不适合其他人的管理。”换句话说，除非人们敬畏神，顺服掌权的，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观，并像圣经所教导的爱邻舍，否则美国的政府体系就无法有效运作。

今天，美国的问题不是制度本身，而是人民和他们的心，这是内在

的，精神上的问题，政治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不可救药”（参耶 17：9）。只有造人心的神才能修复或改变它。正如开国元勋所宣称的那样，法治是从代表多数人的法律中继承而来的，而与神的存在无关。我们就像古代以色列人一样，正如圣经所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 21：25）